中國僧伽之詩生活

新野張長弓著



新野張長弓著

中國僧伽之詩生活



一九三三年八月出版

本書著者其他譯著兩種

古詩論述

——基於史的觀點，用各種體裁去總論古詩，這是第一部。復能用新的智識去辨證古詩中的僞託之作，使讀者能獲得一種新的認識。費時三年餘，參考日本書及中國舊籍共四十餘部，歷代各家詩話都一百餘種。

——豫敎廳著述審查委員會審查後之評語是——

徵引完洽，立論中肯；關於考證方面尤稱允妥。

中古詩人著述考

——選取中古詩人四十位，考其著述之存亡。每一詩人分集本及其他著述兩部。其亡其存，其版本，卷數，皆詳爲考索。作者參考公私書志不下六七十種。

——豫敎廳著述審查委員會審查後之評語是——

集本考語甚精要，於刊本尤詳備。大家如子建，總集如文選玉台新詠，網羅搜集，有爲諸家書目所闕者。此其最優，足資來者。其他著述，約而不煩，亦合體例。

弁言

中國僧侶的詩生活，還未見有系統的著述出板，這部稿子或者是最初的消息。我作這部稿子的動機，是僧侶詩的特質，在中國詩史上顯然為一大流派，研究前代文學的人都應有標揚出來的必要，所以為了它我肯用去很多的精力。

我的着手羅致材料，是一九三十年秋季到廣州以後，前年春季細雨濛濛中常往來於珠江兩岸，便是為的這個。廣州省立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兩館的管理人，都給我不少的方便，我很感謝他們。此外材料的供給，就是我住在地的嶺南大學圖書館了。

近二年來雖時時注意覓尋材料，畢竟所發現的不多，去年冬天屬意整理，五個月功夫，編成了現在的稿本。

在羅致材料的時候，我曾把計劃詢商於郭紹虞先生，承郭先生好意，當寄我以新著滄浪以前之詩禪說，（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附錄）這是一篇很有價值

的文章，本來又得郭先生同意，收爲是稿的附錄；現在因爲印刷的關係不能放入，這是作者深爲歉仄的。

此稿編著體例，約爲六端，謹列於下：

(1)拔取中國歷代僧伽中之能詩者約一百六十人，考察其詩作並闡明僧詩的特質。

(2)唐以前詩僧有限，備錄之；唐以後僧，能詩者多，取捨以合於僧詩及有集者爲斷。

(3)取材多由詩總集，別集，以及高僧傳，地方志，筆記等，詳見於編內。

(4)詩僧的生卒以及交遊皆力爲考察，不得者闕如。

(5)詩話評語關於詩僧者皆列入，以便考察。

(6)每人至多取詩三四首，有一人止取一首者。

一九三三年六月六日記於汴垣。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詩與禪

第二節 僧詩之特質

第九節　北宋末季諸詩僧

第十節　入江西派之三僧詩

第十一節　南宋諸詩僧

第六章　清代

僧

第六節　嘉慶咸豐間詩僧一

第七節　嘉慶咸豐間詩僧二

第八節　晚清諸詩僧

（目次完）

中國僧伽之詩生活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詩與禪

詩禪一致的倡論，始於嚴羽滄浪詩話，以為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於妙悟。清初神韻派的興起，即是詩禪一致論發展的結果。本來詩這種東西，全身充滿着神秘的意味。有時候你欣賞詩只覺得自然，調和，佳美，待要問你它如何的佳美，你却缺少適當的語辭來解答。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是也。倘若詩的內容，僅是文辭的堆砌，展在面前儼如錦錦列繡：尋不出詩意與詩味，尋不出朦朧的詩境，那未必是我們滿意的詩作。倘若詩的內容，僅是情志的發表，捧在手中不外悲憤感慨，尋不出詩意與詩味，尋不出朦朧的詩境，那也未必是我們滿意的詩作。我們滿

趣的詩作，自然是充滿着藝術境地的需要妙悟的東西。至少在我個人覺得是這樣。

恐怕自有詩以來，詩與禪就有密切的關係。先秦人雖不懂甚麼叫禪，甚麼叫妙悟，然而對於詩已主張妙悟是已有的事實。譬如「素絢」一詩，自爲詠碩人的容顏，與繪事無關，然仲尼竟解以繪事。與禮事無關，然子夏竟悟及禮事。子貢用妙悟於詩前，所以仲尼稱之曰可與言詩，又歎其告往知來。子夏用妙悟於詩後，所以仲尼歎之曰足以起予，又稱他可與言詩。這種愈推愈遠，彌遠彌近的論詩，不是禪機之妙悟是甚麼呢？

上言詩禪論發展的結果，卽是詩史上神韻派的產生：先看清初神韻派倡導者王漁洋的話來看吧。他底蠶尾續文上有曰：

> 嚴滄浪以禪喻詩，余深契其說。而五言尤爲近之。（帶經堂詩話卷三引）

又曰：

> 捨筏登岸，禪家以爲悟境，詩家以爲化境。詩禪一致，等無差別。

是可以見到漁洋詩禪一致之詩論。至於唐賢三昧集序關於這種道理闡發得更為明白，此處不必多贅了。

元代的釋子英上人，有一首呈廬山高禪師詩曰：

參禪非易事，兒復是吟詩。

妙處如何說，悟來方得知。

這簡直把詩禪之道吟作詩文了。所以同時的人，趙氏白雲集序亦曰：

夫詩不離禪，禪不離詩，二者廓通而無閡。

他們都是明白的唱着詩禪一致之道。

嚴滄浪以前，唐人司空圖詩品雖未有詩禪之論，然其論詩已主張用以味字，彼與李生論詩書曰：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

這推之以味字論詩，始於鍾嶸詩品，至司空圖始暢發厥旨。論詩而求味外之旨

，則重在妙悟；滄浪羚羊挂角之論，或即啓始於此吧。

再上而推至於南北朝時，慧遠的念佛三昧詩集序，亦暢發着詩禪相融的道理。總之，以禪喻詩，極合於詩理。詩有參禪亦有參；禪有悟詩亦有悟。與其說以禪喻詩，還不如說詩禪一體呢。

第二節　僧詩之特質

文藝之產生，與實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壯士拔劍起舞的歌唱與閨秀依欄蹙眉的低吟不同，就因爲二者實生活的相異。有閒階級有有閒階級的文藝，勞働階級有勞働階級的製作。任何一種階級都有它本階級的藝術表現，這一種藝術的產生，是根據它本階級的生活作背景足以代表出該階級底特殊性的；因之，其藝術亦自有其特殊的旨趣。

僧人的生活，是一種超然的生活，與入世生活大異其趣的。所以他們的製作應

有其特殊的旨趣，因爲詩本禪也，則他們更適宜於發展他們特殊旨趣的製作。什麼是他們的特殊旨趣呢？我把意見簡單的陳述於下：

僧詩應忌的是『酸餡氣』。石林詩話曰：

近世僧學詩者極多，皆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反拾掇摸做士大夫所殘棄，又自作一種體，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子瞻贈惠通詩云：語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頗解蔬筍語否？無酸餡氣也。聞者莫不皆笑。

又西淸詩話曰：

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固詩人龜鑑；今世誤解，便作世網中語，殊不知本分家風，水邊林下氣象，蓋不可無，若洗去淸拔之韻，使與俗同科，又何足尙。

又冷齋夜話曰：

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荊公與之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荊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

由上看，僧詩須做得無酸餡氣為佳。故後人評僧詩多以此為圭臬。如南唐文處評元釋明本九字梅花詩後四句有齋飯酸餡氣。（升庵詩話補遺）敬修評皎然冬日送客曰：無酸餡氣佳甚。（升庵詩話）劉頒評祖可詩，亦曰詩料多無蔬筍氣（中山詩話）等皆是。

甚麼叫做酸餡氣？此處應有以明之。所謂酸餡氣，據余意是取材平凡，詩旨平實，少超然之趣，無高遠之致的。故僧詩宜如次者為上乘。

竹坡詩話曰：

守詮詩幽深清遠，自有林下風流。

西清詩話曰：

善權詩得之清淡。

國雅品曰：

明秀詩如空際風檣，迥出凡境。

寄心盦詩話曰：

蔣心餘稱賈乘詩抒寫物象，極瑩透幽妙，以標神韻。

陸模遊許與朋詩曰：

其取境清遠，如岩壑窈窕，洞天清虛。其音韻出塵，如泉聲冷冷下雲根而瀉松際也。

由上看，僧詩宜有淡遠的旨趣。所以品泉題石，慕烟繪霞，都是當然的現象。

細語其條件，可以司空圖詩品爲例：

(1)沖淡——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2)自然——俯拾即是，不取諸鄰。

(3)清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滿竹，隔溪漁舟。……神出古異，淡不可收。

(4)含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5）纖穠——采采流水，蓬蓬遠春。

僧詩如能合於此等條件，自可免除「凡俗」的譏評，並且這也是僧詩應具的特質。

第三節　詩僧與隱士

僧伽中何以多產生詩僧？雖天然之環境宜於詩人的生活，而偉大詩僧之產出，亦必另有其故在。其故安在呢？我以爲是感慨世變的文人，與事業失敗的墨客，他們多逃隱於浮屠的原故。如：

冷齋夜話曰：

如璧少時，嘗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

按即倚松老人，他的詩曾入於江西詩派中。

七修類稿三十四曰：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志事業者也。遭時不遇，遂髡首而肆力於詩云。故一初答云，或從事於文墨，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菴曰：詩豈吾事耶？贅黼黻焉耳。觀此可知矣。

又曰：

……或以詩文名世，或以輔藩有功。十大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時，何至僧人如此之多。或曰此輩原非僧流，入國朝畏法，而髡之。雖然，今之時，亦少若人也。

又日知錄卷十八注引曰：

謝在杭五雜俎言，李贄先仕官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

再考宏堅原名叫沈泓字臨秋，嘉善人。崇禎十六年的進士，晚年總削髮爲僧。

又漁洋詩話曰：

徐繼恩字世臣，武林名士。亂後爲浮屠，名正嵒，字豁堂。爲詩清麗，不落凡

近一字。

此外又如文啟美之子，國亡後始逃於禪所，僧名同揆。方九谷之弟，中年削髮，僧名成鷲。又宋僧靜因為應舉數次被放，年三十餘歲，出家於開封相國寺為僧，改僧名呼野盈。如此等等不一，皆由中年而逃入於浮屠，或由於時事之感慨，或由於事業的失敗。一逃於禪，再逃於詩。故牟巘陶翁白雲集弁言曰：

近世士之儁能抱蓺者，往往逃而之禪，又逃而之詩，二者皆能外事物曠蕩可喜，故人亦樂為之稱道。

此即明示詩僧容易產生的原故。

第四節　詩僧與詞客

中國文人多愛與高僧往來，文人常弄筆墨，故僧人亦多禪學之餘，致力於賦咏。唱來和往，時以為樂。這也是多詩僧的一個原故。

東晉的許詢謝安殷浩孫綽等，都與當代的詩僧作塵外交，又常集會和詩。謝靈運是山水詩派的開山祖，詩名盛於一時，然其愛浮屠，常與慧遠往來。慧遠發起的白蓮社，靈運也是十八社員之一。

唐代的皎然，是靈運的十世孫，天才甚高。塵外之交有韋應物盧幼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等，皎然皆作儒釋交遊傳，（高僧傳三集）以叙其始終。

至若王維白居易等詩人亦多嗜佛與詩僧往來。又若姚合方干之與清塞，羅隱鄭谷之與齊己，都是相交多年的詩友。

下至宋代，東坡歐陽永叔秦少游等，都樂與當代詩僧往來。以東坡而論，若道潛，仲殊，元淨，文瑩，惟琳，清順，守詮，了元等，皆樂與之往來，交情至厚。趙松雪虞集等，與當代詩僧明本，亦常常倡和往來，塵外交遊。若明若清的文人詞客與釋子的交往，亦所在多有。文人既愛與釋子交往，而釋子中詩僧的產生，

自爲當然的道理。

第五節　僧詩總集的考查

關於歷代僧詩總集，簡略的考之於下：

(1)全唐詩九百卷　(僧人部)　康熙敕編。

有揚州詩局本，江蘇重刻本，廣州巾箱本。

(2)全五代詩一百卷，　(僧人部)　李調元編，

有函海本。

(3)四朝詩三百一十二卷　(僧人部)　康熙敕編。

有揚州詩局本。

(4)元詩選一百一十一卷　(僧人部)　清顧嗣立編。

有家刻本。

(5)明詩綜一百卷　(僧人部)　清朱彝尊編。

有原刻本。

(6)國朝詩別裁集三十六卷　(僧人部)　清沈德潛編。

有通行本。

(7)湖詩海傳四十六卷　(僧人部)　清王昶編。

有原刻本。

(8)國朝正雅集一百卷　(僧人部)　清符葆森編。

有原刻本。

(9)晚晴簃詩匯二百卷　(僧人部)　近人徐世昌編。

有北平四存學會刻本。

(10)古今禪藻集二十八卷　明釋正勉性通編。

有刻本。

(11)唐僧宏秀集十卷　宋李龏撰。

有元刊本，汲古閣詩詞雜俎刊前絹集一卷。嚴相有宋本五冊。見郘亭書目。

(12)唐僧詩三卷　宋法欽編。

見陳氏直齋書錄解題引。

(13)唐四僧詩六卷　不詳編者。

有百家唐詩刊本。

(14)九僧詩一卷

見郡齋讀書志引。汲古閣印宋九僧詩。近人丁氏鉛印聖宋九僧詩。

(15)宋高僧詩前後二集　錢塘陳起編。

有刻本。

(16)長汀三僧詩一卷　明周郇編。

未見。

(17)明三僧詩三卷　　編者不詳。

見千頃堂書目。

以上關於僧詩總集略爲考查，遺漏當亦不少。惟於此種詩集去窺歷代僧詩之全豹，業已足用。至於詩僧之有別集者，已著錄於篇內，茲不再贅。僅就四庫全書提要所錄釋子的別集，考之於下，以備參考。

(1)杼山集十卷　唐釋皎然撰。

有汲古閣刻本，有四部叢刊本。

(2)白蓮集十卷　後唐齊己撰。

有汲古閣本，有四部叢刊本。

(3)禪月集二十五卷補遺一卷　蜀釋貫休撰。

有汲古閣本，有四部叢刊本。

(4)鐔津集二十二卷　宋釋契嵩撰。

有永樂三年刻本，有萬歷丁未刻本。

(5)祖英集二卷　宋釋重顯撰。

有元刻本。

(6)參寥子集十二卷　宋釋道潛撰。

有宋刻本。

(7)雲泉詩集一卷　宋釋永頤撰。

有羣賢小集本。

(8)北磵集十卷　宋釋居簡撰。

有知不足齋本。

(9)柳塘外集四卷　宋釋道璨撰。

有康熙甲寅釋大雷刊本。

(10)白雲集三卷　元釋英撰。

有元刊本。有四部叢刊本。

(11)谷響集三卷　元釋善住撰。

有通行本。

(12)牧潛集七卷　元釋圓至撰。

有汲古閣刻本。

(13)蒲室集十五卷　元釋大訢撰

有舊抄本。

(14)夢觀集五卷　元釋大圭撰。

有刻本。

(15)東臯錄三卷　明釋妙聲撰。

有洪武年刻本。

(16)全室外集九卷續集一卷　明釋宗泐撰。

有抄本。

(17)松月集一卷　明釋容略撰。

(18)冬溪集二卷　明釋方澤撰。

(19)雪浪集二卷　明釋洪恩撰。

(20)空華集二卷欲河集二卷止啼集一卷石頭菴集五卷。明釋如愚撰。

(21)幻華集二卷　明釋斯學撰。

(22)洒溪百詠二卷　明釋大善撰。

(23)石屋山居詩一卷　明石屋禪師撰。

(24)直木堂詩集七卷　清釋本遊撰。

(25)完玉堂詩集十卷　清釋元璟撰。

(26)冬關詩鈔六卷　清釋通復撰。

(27)嬾齋別集十四卷　清釋通門撰。

(28)雙樹軒詩鈔一卷　清釋澹性撰

(29)香域內外集十二卷　清釋敏膺撰

(30)敲空遺響十二卷　清釋如乾撰

——以上十四種傳本不詳——

魏晉南北朝詩話集　本書著者其他譯著之三

宋以來集編詩話，計魏氏玉屑，阮氏總龜，胡漁氏隱叢話，馮氏詩紀別集，前二種不過陳法備律，雜資廣博見聞，後二種又因限於時代，取材有限，作者研究古詩有年，認為以上數種不稱目前之用，乃參考詩話百餘種，分作品藻，掇論，稽考三編，略依時代為次第，復以人為綱，用時極便檢閱。

豫教廳著述審查委員會審查後之評語是——

「材料完備，編製得法。」

（即由北平景山書社出版）

第二章　南北朝時代

（公元三七一年——五八八年）

第一節　晉支道林爲中國最早的一個詩僧

自從晉簡文帝，（續文獻通考）晉孝武帝，（晉書本紀太元六年）以及恭帝（晉書本紀）等君王醉心佛法以後，僧人與當代名流的交際便日形其緊了。他們關於釋敎的論文及來往書札，至今還保存在宏明集（梁僧佑撰）內，共有十四卷之多。僧人既與文人詞客有了來往，少不了也要牽動他們詠歌的淸興。所以詩的生活就因之開始了。

支道林——是中國露頭角最早的一個詩僧，他名支遁字道林，俗姓關氏，河南陳留人。生於公元三一四年，（晉愍帝建興二年）死於公元三六六年。（晉廢帝太和元年）享壽五十有三。當時他常與名人來往，世說新語卷二有曰：

支道林許（詢）謝（安）盛德共集王（濛）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坐，道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叙致精麗，才藻奇拔，衆咸稱善。

這是記僧俗相交之事實的。道林當日交際很廣，若殷浩，郗超，孫綽等，皆與爲塵外之交。晚年住剡山，後死於餘姚塢山中。死後，郗超爲之序傳，袁宏爲之銘贊，周曇寶爲之作誄：孫綽亦爲作道賢論，以向子期作比。所著文翰，集有十卷之多行於世。其詩作頗帶渾厚之氣。有詠八日詩，五月長齋詩，詠懷詩，述懷詩等作。（見廣宏明集卷三十）今錄其述懷詩二首於下：

翔鸞鳴崑崿，逸志騰冥虛。惚怳迴靈翰，息肩棲南嵎。濯足戲流瀾，採練御神蔬。高吟漱芳醴，頡頏登神梧。蕭蕭猗明翮，眇眇育清軀。長想玄運夷，傾首俟靈符。河清誠可期，戢翼令人劬。

總角敦大道，弱冠弄雙玄。逍遙羣長羅，高步尋帝先。妙損階玄老，忘懷浪濠川。達觀無不可，吹累皆自然。窮理增靈新，昭昭神火傳。熙怡安沖漠，優游樂靜閑。脊腴無爽味，觸遊非雅弦。恢心委形度，亹亹隨化遷。

我們讀了這最早一個詩僧的作品，不免有所失望，他彷彿是在說法一般。然而這不能歸過於詩僧，應歸咎詩僧的時代。那時候老莊思想與佛教思想相融合，影響於詩壇的是詩之哲理化。文心雕龍明詩篇所謂『江左篇製，溺乎玄風。』者是也。說得較詳細的是詩品，詩品曰：

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按何晏作）建安風力盡矣。

此可知當日詩壇之現象是抽象的，平板的，說玄道理的。支道林既是談玄道空的僧人，又處在這種時代，能不作出說理詩嗎？所以其詩作在時代旋渦中已哲理化

了。

第二節　慧遠

次於道林的詩僧，那便是慧遠大師了。他俗姓賈氏，雁門樓煩人。生於公元三三三年，（晉成帝咸和八年）死於公元四一六年。（晉安帝義熙十六年）享壽八十有三。其所居之廬山，叠障九層，水流九派，為一最優美的自然境地。

遠刱造精舍，洞盡山美。卻負香爐之峯，傍帶瀑布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室。——高僧傳卷六。

像這樣一個境地，縱非詩人也會吟詩，況且他的朋友如陶淵明，謝靈運等儘是當代的詩魂呢。慧遠與淵明為交甚契，相與往還。（見廬山記）與靈運來往論道之文，皆可見於謝康樂集。他有這樣的環境，能不走上詩的道路嗎？其所著之論序，銘贊詩書五十餘篇，集為十卷。

惟是考察他的主張，彷彿是不贊成詠詩的。在其弟子僧徹傳中說：

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在山南，攀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高僧傳卷七。

由此看他對於頌讚以外的歌詠，便持禁遏的態度了。可是他對於詩禪一致之論，也曾有所發揮。彼念佛三昧詩集序云：

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守，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功以移性。……
……

關於詩篇產生之心境，說得很地道。彼之不贊成弟子詠歌，大概是怕走入歧途

的原因。他自己有遊廬山詩一首錄下：

崇岩吐氣清，幽岫棲神迹。
希聲奏羣籟，響出山溜滴。
有客獨冥遊，徑然忘所適。
揮手撫雲門，靈關安足闢。
留心叩元局，感至理弗隔。
孰是騰九霄，不奮冲天翮。
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楊升菴詩話卷二云：

此詩世罕傳，宏明集亦不載，猶見於古石刻耳，（一作東林寺志）孰是騰九霄與陶靖節孰是都不營之句同調。真晉人語也。杜子美詩，得似廬山路，真隨慧遠遊。正用此事，字亦不虛。

第三節　僧度史宗與帛道猷

又有位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其生卒不可考。亦爲東晉能詩之僧。高僧傳卷四云：僧度天姿秀發，神情爽拔，性度溫和，鄉鄰所羨。同郡楊德慎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二人遂訂爲夫婦。不久，苕華母亡，父又逐之棄世。度母亦去世。度於是有所感悟，決心出家。他出家爲難了一個已屆結婚之年的苕華。苕華，屢次寫信去勸，說髮膚不可毀傷，宗祀不可頓廢，請其早日回心，兩人舉行婚禮。乃贈詩五篇，其一首云：

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
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
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
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

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
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
羅紈可飾軀，華冠可耀首。
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
不道妾區區，但令君恤後。

僧度接到未婚妻的詩信後，竟是情根已除，毫不動心。冷酷的答覆，使若華寸腸萬斷。有語曰：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亦答詩五篇。其一首曰：

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
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
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
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

布衣可暖身，誰論飾綾羅。
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己，寧云己恤他。

苕華見僧度不能回心，後來遂亦深信佛法。（高僧傳卷四。）

上虞龍山史宗亦能詩。史宗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高僧傳十一，言其常在廣陵白土埭，憑埭謳唱。引納以自欣暢。得值遂以布施人。棲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僧祗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辨說玄儒。乃賦詠懷詩一首曰：

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
未若淸虛者，帶索披玄裘。
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
方當畢塵累，棲志且山丘。

檀祇知非常人，遂遣逗。按陶淵明記白土過三異法師，史宗即其一也。（高僧傳卷十一。）

此外猶有一帛道猷者，住於若耶山。俗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嘗與道一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爲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痾，樂有餘也。

並有詩曰：

連峯數千里，修林帶平津。
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
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
閒步踐其逕，處處見遺薪。
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高僧傳卷五。

是詩前兩韻與謝靈運山水詩彷彿為一體。明楊慎謂前四句（缺第二韻）為古今絕唱。有石刻在沃州縣，其後四句不稱。宋秦少游詩：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道潛詩：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雖祖道潛語，而意不及。（升菴詩話卷二）

第四節　湯惠休與寶月

在晉代有一批堪為注意的文學作品即是子夜歌一類的民間東西。它的影響曾轉移了當日文壇上的因襲觀念。子夜歌是清脆自然，通俗憶情。雖然都是短短的篇章，讀起來頗覺得爽快適口。宋代文人已漸為注意，迄齊梁小樂府仿作之盛行，即是子夜歌影響的顯明證例。

像鮑照的作品，即是走上這條路的。詩品評其詩為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所謂險俗，也不過才氣放縱，極力通俗化罷了

。這當然與僅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其他詩人不同。

在宋代能詩之僧，惟有湯惠休。他也並非一個徹底的僧人。其初入沙門，名惠休，孝武帝命使還俗，位至揚州刺史。本姓湯，所以叫湯惠休。其詩顏延之評為委巷中之歌謠。詩品亦評為「惠休淫靡，情過其才。」是惠休之作，為歌謠化的言情之作。正是子夜歌的風格與體質。茲錄其白紵歌於下：

琴瑟未調心已悲，任羅勝夜強自持。
忍思一舞忘所思，將轉未轉恒如疑。
桃花水上春風初，舞袖逶迤鸞照日。
徘徊鶴轉情豔逸，君為迎歡心如一。
少年窈窕舞君前，容華豔豔將欲然。
為君嬌凝復遷延，流目送笑不敢言。
長袖拂面心自煎，願君流光及盛年。

宋齊間小樂府已漸有勢力，文人都模仿起來了。齊代僧人**寶月**亦來模倣，他是曾被列入詩人之林的。詩品評其詩曰：

齊道猷釋寶月詩庾白二胡，亦有清句。

此爲許其風格清施，與子夜歌風格相同。

齊武帝布時衣，昔遊樊鄧。及登祚以後，追憶往事，作估客樂，使寶月奏之管絃。寶月又上估客樂二曲，凡四章：

郎作十里行，儂作九里送。
拔儂頭上釵，與郎資路用。
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
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
大艑珂峨頭，何處發揚州。
借問艑上郎，見儂所歡不。

初發揚州時，船出平津泊。
五兩如竹林，何處相尋博。

此種浮豔纖靡之作，爲當日詩壇之所尚。

第五節　梁陳諸詩僧與北周二法師

到梁代諸帝，小樂府模倣之作更盛。徐陵在梁陳之間，曾編一部玉台新詠，完全收集這一類的東西。武帝曾模仿不少的子夜歌，而西洲曲與東飛伯勞歌等皆爲纖麗之作。昭明太子江總採蓮諸曲，亦爲綺麗言情之作。簡文帝更不用說了，他是傷於輕豔的宮體的提倡者。（本紀自序）當日諸帝既這樣順應詩風，而臣下亦不用說是風從着的，因之詩僧亦多有短小綺麗言情之作。又因爲武帝迷信佛法，三次捨身同泰寺，（梁佛考訓稱武帝爲佛心天子。）與僧衆來往甚緊，故梁代能詩之僧人，亦較前代爲多。如寶誌，智藏，惠令，正嵩，法雲等皆能詩。正惠前詠獨杵擣衣

云：

非是無人助，意欲自鳴砧。
照月斂孤影，乘風送迥音。
言擣雙絲練，似奏一弦琴。
令君聞獨杵，知妾有專心。

法雲三洲歌云：

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
旁流啼將別，共來長相思。
三洲斷江口，水從窈窕河。
旁流歡將樂，共來長相思。

此皆爲短小清麗之作。

陳代的詩僧首推洪偃。他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生於公元五〇三年（梁武

帝天監二年）死於公元五六四年，（陳文帝天嘉五年）享壽六十有一。偃風神秀穎，弱齡悟道。梁太宗在東朝愛其俊秀，欲令還俗，引為學士。偃執志不從，每緣情觸興，輒敘其致。而文彩洒落，罕有嗣者。其所綴述，散失之餘，猶存八卷。嘗登吳昇平亭賦詩曰：

蕭瑟物候晚，肅爽天景澄。
旅人聊杖策，登高遊客情。
川原多舊迹，墟里或新名。
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
獨遊之徒侶，徐步寡逢迎。
信矣非吾託，貴心何易幷。

每因講隙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詩曰：

杖策步前嶺，褰裳出外扉。

輕飆轉蒼蘚，幽徑復紆威。
樹高枝影細，山盡鳥聲稀。
石苔時滑屣，虫網乍沾衣。
澗旁紫芝 ，岩上白雲霏。
松子排烟去，堂生寂不歸。
彭谷無返往，藜枝獨依依。——全陳詩。

這一首可入後世所稱之神韻派詩選。文彩灑落，意境宛然。

還有一個惠標，不詳其身世，亦能詩。梁書曰：「寶應据閩中與留異潛有異謀，遂起兵反。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寶應甚悅。惠標齎以示虞寄，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寶應敗，標從坐伏誅。其贈陳寶應詩云：

從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
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

是詩亦甚清俊。

北周有古文派與今文派兩派，今文派是庾信王褒北來以後而起的，以輕艷為宗。詩壇上才漸漸有人出來，詩僧亦有兩人，一個是無名法師，一個是尙法師。無名法師過徐君墓云：

延陵上國返，枉道訪徐公。
死生命忽異，懽娛意不同。
始往邙山北，聊踐平陵東。
徒解千金劍，終恨九泉空。
日盡荒郊外，煙生松柏中。
何言愁寂寞，日暮北揚風。

尙法師飲馬長城窟云：

長城征馬度，橫行且勞苦。

入冰穿凍水，飲浪聚流文。
澄瑩如淸月，照彩若流雲。
別有長松氣，自解逐將軍。——全北周詩。

此等詩皆含有自然之風趣，與自然之意境的。

第三章　隋唐時代

（公元五五〇年——九〇六年）

第一節　王梵志

能文的僧人在隋唐間是很多很多的。如死於隋大業七年的真觀，他被楊素將殺的時候，作了一篇愁賦，（高僧傳二集卷四十）文辭之美，感動了楊氏，遂釋其無罪。還有一篇夢賦，也是寫得洋洋洒洒的頗有可觀，現存於廣宏明集。關於賦作，我們不想多談，只記其大概罷了。

現在要說唐宋間最聞名的大詩僧王梵志了。在八世紀的禪宗大師，有引梵志詩的。（歷代法寶記，無住語錄，敦煌唐寫本。）晚唐五代的小學生多用梵志底詩作習字課本。（法國圖書館，藏有習字本殘卷。）南北宋的詩話隨筆，（漁隱叢話，梁溪漫志，摘編新語等）也屢屢提到他的名字。但宋以後知道他的人少了，全

唐詩竟不見他的名字．大概當作宋朝的人了。

關於梵志的身世．太平廣記卷八十二有王梵志一條。注云：出逸史。廣記云：王梵志．衛州黎陽人（按今河南濬縣）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五八一—六〇四）家有林檎樹．生瘿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囗，（胡適疑脫一字）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意旨。

我們由此可以推定王梵志的年代．約當公元五九〇年至六六〇年。既然唐代已有他的神話，可見唐人已注意這位詩僧了。

他的詩本，據胡適先生的考察，巴黎法國圖書館有敦煌寫本三個殘卷。又有董康先生手鈔日本羽田亨博士影照伯希和先生藏的別本一卷。共爲四個殘卷。

他的詩在當日流行很廣，在巴黎與倫敦藏的敦煌唐寫本歷代法寶紀長卷中有無

住和尚的語錄，曾引梵志的詩。詩云：

慈眼近空心，非關髑髏孔。

對面說不識，饒你母姓董。

　無住死於大曆九年，（公元七七四年）住於成都保唐寺，終身似不曾出四川，這可見在八世紀中王梵志的詩，已流行得很遠了。

　在梵志詩篇上，第一體質是通俗的，第二通俗中而又饒有風趣。茲錄數首於下：

（1）吾有十畝田，種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樹，綠豆兩三窠。

熱即池中浴，涼便岸上歌。

遨遊自取足，誰能奈我何。

（2）我見那漢死，肚裏熱如火。

不是惜那漢，恐畏還到我。

胡適先生自已黎抄來了八首，收入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內，此是其中之二首。宋末費袞梁谿漫志卷十載有梵志詩八首。七言三首五言五首。其詩有曰：

(3)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

回顧担柴漢，心下較些子。

(4)世無百年人，强作千年調。

打鉄作門限，鬼見拍手笑。

宋黃山谷有詩，最賞識梵志底『翻著襪』一首。南宋詩僧慧洪，亦稱賞是詩，卻梵志翻「著襪法」，則可以作文。陳善捫蝨新語更云：

山谷又引梵志詩一首：

(5)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

一人喫一個，莫幾沒滋味。

南宋禪宗大師克勤對於這一首也很注意，而又有所改作呢。

第二節　隋唐之間的諸詩僧

按佛祖統紀曰：

隋開皇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爲布衣交，及即位延大興善寺以居之。勅左右僕射每旦參問起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朕禁人無惡，意則一也。

由這節看，隋帝既然提倡佛法，當日僧伽之衆，便可想而知了。內中詩僧的產生，自是當然的道理。略舉一二人於後。

曇遷——俗姓王。博陵饒陽人。生於公元五四二年，（梁武帝大同八年）死於

公元六〇八年。（隋煬帝大業三年）享壽六十有六。

某年臨去辭紫陌，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戚賦詩曰：

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

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

清談解煩累，積眉始得伸。

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

子向區何道，吾業日當新。

我往邗江側，終爲松下塵。

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

此別終天地，迸淚忽沾巾。——高僧傳二集卷二十二。

臨去依依之情，頗似江文通之寫別情。

是詩亦見廣弘明集。（廣州官立圖書館舊抄本）首句生平作平生。

智炫——益州成都人。少年出家，入京所學，遊於周齊之間。周武帝接遇甚厚。隋文帝作相時，大弘佛法於兩都。歸趙智炫一人所主持。後還蜀，隱於三學山。其卒年約在唐初。享壽百有三歲。

在隱三學山時，觸目多感。遂即興詠遊山詩云：

秀嶺接重烟，從岑上半山。
絕岩低更翠，危峯斷復連。
傾石傾斜間，迴流瀉曲泉。
野紅匈草速，飛來鳥自傳。
樹錦無機織，猿鳴詎假弦。
葉密風難度，枝疏影易穿。
抱琴依蘭沼，策杖戲荒田。
遊心青溪表，栖想白雲邊。

榮名非我願，息意且蕭然。——高僧傳二集卷三十。

把泉林雲石之狀，曲意達出。有清閑之趣。

慧靜——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生於公元五七七年，（陳宣帝太建九年）死於公元六四五年。（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享壽六十有八。靜本爲書香人家的子弟。隋朝國子博士徵遠的猶子，十四歲出家之後，頗爲當日禪師所看重。

平生所著詩賦雜文，極爲當代所推賞。同時的法琳曾有書致慧靜云：

……支遁之匹王何，專甚斯劣；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寄慮於風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遣繁憂。乍覽瓊章，用祛痾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蘊畜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謝此白書。

其所著述之詩作，竟爲諸道賢道俗的稱美。

曾與琳法師有初春法集賦詩，又有昇天行及和盧賛府遊紀國道場詩，茲錄其於

冬日普光寺臥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於下：

臥痾苦留滯，闢戶望遙天。
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
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
迴飄洛神賦，皎皎齊紈篇。
瑩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
徒賞豐年瑞，沈痾終自憐。

自從是詩成，於是帝朝宰貴，道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繁多至百餘首。中書舍人李義府，爲當日文壇的有權威者，亦贊美之不已。又爲作詩序。由是慧靜的聲名更高，文學之士，莘相推崇，攜其新製請品題的很多很多。靜以一般作者多非奇挺，乃按取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十卷。（高僧傳二集卷三。）

還有一位詩僧智才，不詳其身世。丁氏全隋詩中收了他兩首淫靡之曲。雖然淫

際，倒淫賊得返可愛。其詩曰：

熄熄燈金，生於野田。過時不採，宛見棄捐。

曼澗嬰娥，△△△△，華色維新，與我同獄。

——淫泆曲。

宿心忌滴，故聞良媒。問名請歸，占相良時。

嶸嶸惕惕，權爾不來。既覩爾顏，我心怡怡。

今不合歡，豈徒費哉。斯譬為定，淑女何疑。

——委靡詞。

又有一位詩僧作了一首遊戲詩，用的是一三五七九言體，順便也錄在這裏。

遊，愁，

赤縣遠，丹思抽。

鷲嶺寒風駛，龍河激水流。

既喜朝聞日復日，不覺年頹秋更秋。
已畢耆山本願誠難住，終往持經振錫往神州。

——途隋詩。

第二節　唐代僧詩小論

自南北朝以來，佛教影響於朝野上下者甚大，故至唐代，佛教所立的新派，竟有十三宗之多。士大夫以至庶人，多歸信於佛法，於是僧尼之衆，徧於天下，當日政府明令僧人得免於徭役，恐爲薙髮者暴增的基本原因吧。在唐代之三百年中，前二百年爲佛法隆盛的時代；迄武宗以爲佛教有害於國家，欲全滅之，故後百年間，佛教大衰。

唐代僧人之能詩的，要以盛唐以後爲初期，爲什麼詩僧產生要在盛唐以後呢？自然是當代詩壇的熱鬧，爲其基本的背景了。

詩僧在唐代有多少呢？據全唐詩話所錄，自子蘭二蘭以及慈幽何顏等共二十九人。據宋李龔所編之唐僧宏秀集十卷，選唐代釋子之詩自皎然以下，凡五十二人。詩共五百詩。又據直齋書錄解題有吳僧法欽集唐僧三十四人；詩四百餘首，都為三卷。（亦見文獻通考）又有一種唐四僧詩六卷，內收靈澈，靈一，淸塞，常達詩各一卷。（百家唐詩刊）直齋書錄解題又載二僧詩各一卷。當然的，全唐詩收得最全的了，共收詩僧一百一十四人。（第十一函前五冊。）

至於別集可見者，四庫全書收杼然集（皎然著）白蓮集（齊己著）禪月集（貫休著）故四庫書目提要卷一五一有曰：

唐代緇流能詩者衆，其有集傳於今者，惟皎然貫休及齊己。皎然淸而弱，貫休豪而粗，齊己七言律詩，不出當時之習，其七言古詩，以盧仝馬異之體，縮為短章，詰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詩，居全集十分之六，雖頗沿武功一派，而風格獨遒，如劍客，聽琴，祝融峯諸篇，猶有大歷以還遺意。

此篇擬僅收皎然；貫休，齊己，皆歿於五代，因彼二人已入於五代，清初王漁洋五代詩話亦曾見收。

第四節　寒山子

寒山子——是盛唐的一個詩僧。我們感謝胡適先生費了許多話，考證出他所居的時代。（白話文學史第的十一章）向來人多把他看作初唐的人，寒山詩的後序也說他是貞觀（公元六二七——六四九）初的人，惟是此序作於南宋，很靠不住。胡先生最初以為他是晚唐的人，從古尊宿語錄卷十四趙州從諗禪師語錄裏找出一條證明；後來又認為趙州語錄的編者缺乏歷史的智識，所錄亦無甚根據。最後從宋初編成的太平廣記上認定了他的時代。太平廣記卷五十五「有寒山子」一條。注云：出仙傳拾遺。其文如下：

寒山子者，不其知名氏。大曆中（公元七六六——七七九年）隱居天台翠屏山

。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爲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手集之，分爲三卷。行於人間，十餘年，忽不復見。……

此文說寒山子隱居天台在大曆時，可見他生於八世紀初期，他的時代約當公元七〇〇——七八〇年，正是盛唐的時期。

寒山子的詩，大概是受了王梵志的影响，詩體極端通俗化。風穴語錄（續藏經二，二三套二冊）有云：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王，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

此詩說梵志見閻王的故事，可見寒山的詩，是出於梵志之後的。亦可以見他二人前後的關係。茲錄其詩三首於下，以見一斑：

（1）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
不須鄭氏箋，豈用毛公解。
不恨會人稀，祇爲知音寡。
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2）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
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
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
日日不得閑，爲此心悽愴。

（3）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
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
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

攥却雞子眼，雀兒舞當堂。

此外若拾得與豐干皆不見於宋以前的記載。只有閭丘胤的序裏說寒山是文殊菩薩，拾得是普賢菩薩，豐干是彌陀佛。豐干是一個禪師，在唐興縣的國清寺裏；寒山拾得都「狀若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著火。」至於拾得與豐干的詩，大概出於後人僞作，其例不必舉了。

第五節　皎然

皎然——姓謝，字清晝，吳興人，靈運的第十世孫。居於杼山。文章儁麗，顏眞卿韋應物並重之，皆與酬唱來往。顏爲刺史時，集衆文士撰韻海，皎然亦爲預其著之一員。貞元中（公元七八五——八〇四年）集賢院取其集藏存。于頔爲之序。

高僧傳三集卷二十九云：

觀其文也，與壓而不厭，合律乎清壯，亦一代偉才焉。昔生常與韋應物，盧幼

平，吳季德，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向，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結交，必高吟樂道。道其同者，則然始定交哉。故著儒釋交遊傳，及內典類聚共四十卷，號晝子十卷。時貴流布。元和四年，（公元八〇九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澈，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鄉，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道德後賢所慕如此。

按全唐詩話云，僧皎然一日嘗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豈大服其鑒裁之精。

考其集又有訪陸羽，陪盧使君登樓，送方巨之還京，尋陸鴻漸不遇等作，此皆足以看出其與當代顯貴及文人詩家之往來。

嘗著詩式，前御史中丞李洪一覽而歎曰：早年嘗見沈約品藻，慧休翰林，庾信

詩議。三子所論，殊不及此。（高僧傳三集卷二十九）

李肇國史補亦曰：

楚僧靈律，行高深而能爲文。吳僧皎然亦善畫，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降使，取其遺文。近代文僧，二人首出。

彼所著詩式旣爲人所貴；而詩作之被人稱賞，亦自屬當然的事。茲略錄數条之言於下。

于頔序杼然集曰：

梁陳以降，雖作者不絕，而五言之道不勝其情矣。有唐吳興開士釋皎然，字淸晝，即康樂之十世孫，得詩人之奧旨，傳乃祖之菁華。江南詞人，莫不楷範。極於緣情綺靡，故詞多芳澤；師古興制，故律尙淸壯。

又于君於郡齋臥疾贈晝上人有「麗則風騷後，然公我詞客」之句，其稱贊亦可以見知。

石林詩話曰：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爲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中間惟皎然最爲傑出。故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過人者。

此雖言無甚過人者，然爲詩僧之傑出，倒亦不冤晝公。

韻語陽秋曰：

釋皎然之詩，在唐諸僧之上。

因之皎然在當日亦頗負詩名。韋應物寄皎然上上人云：

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

詩名徒自振，道心長晏如。

可見詩名在當日是四揚國內的。今錄其詩數首於下：

(1)冬日送客詩曰：

平明走馬上村橋，花落梅溪雪未消。

日短天寒愁送客，楚山無限路迢迢。

升菴詩話評之曰：無酸餡氣，佳甚。

所謂酸餡氣，謂宋代詩僧無超然自得之氣，往往拾掇他人所殘棄，又自作一種僧態，格律尤凡俗。世謂之酸餡氣。（石林詩話）故東坡嘗贈惠通詩曰：雨帶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語人曰：蔬筍解否，無酸餡氣也。聞者莫不大笑。

(2)詢陸翔曰：

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河。

所思不可見，歸雁字翩翩。

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

莫是滄浪子，悠悠一釣船。

(3)山雪曰：

夕陽在西峯，疊翠縈殘雪。
狂風卷絮回，驚猿攀玉折。
何意山中人，誤報山花發。

（4）若溪泝興曰：

春生若溪水，雨後没流通。
芳草行無盡，清源去不窮。
野烟迷急浦，斜日起微風。
數處承流望，依稀似剡中。

第六節　靈澈與靈一

靈澈——生於會稽，本湯氏子，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皎然薦之包佶李紓，因而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騰。貞元中（公元七八五——八〇四年）遊於京師，致

緇流所嫉妒，橫造飛語，激動中貴人，從源得罪，徙至汀洲。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死於宣州。

當日包佶中丞曾得皎然寄書，盛稱其詩作，至有此僧諸作皆妙，獨歸湘南作一篇，使老僧見欲棄筆。權德輿聞澈辭舉，寄書問皎然，皎然亦極推稱之。(高僧傳三集卷十五)建中貞元(公元七八〇——八〇四年)以來，江表諺曰：『越之澈，洞冰雪。』可謂一代的勝士。

劉夢得曰：

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韻，暫入人耳，非大音之樂。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澈公承之。如芙蓉園新寺詩曰：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洲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耶。(全唐詩話。)

原來靈澈與劉夢得友善，夢得送僧仲端東遊末句呈澈云：

一旦揚眉望沃州，自言王謝許同遊。

憑將雜意三千首，寄與江南湯惠休。

權載之送澈上人廬山回歸沃州序，有吳興長老晝公，綴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室者，有沃州澈上人……鄙人方景行企尙之不暇，惡敢以離群爲歎。

又雪浪齋日記曰：

靈澈，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如暮年，窗風枯硯水，山雨慢琴絃，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前人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江。（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六）

本來靈澈在當日塵外之交甚多。尤多詩人。與劉夢得，張祜，呂溫柳宗元等，都有來往。柳宗元聞澈亡寄侍郎楊文云：

東越原僧還姓湯，幾時瓊佩觸鳴璫。

空花一散不知處，誰採金英與侍郎。

可見柳宗元對於宗叡是懸念不忘的。今錄其詩數首於下：

(1)歸湖南作曰：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
如今還向山邊去，惟有湖水無路行。

(2)古墓曰：

松樹有死枝，塚墓惟莓苔。
石門無人入，古木花不開。

(3)天台山詩曰：

天台衆山外，歲晚當寒空。
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

(4)九日曰：

山僧不記重陽節，因見茱萸憶去年。

升菴詩話卷十一云：

以上三篇，爲劉長卿，皇甫冉所稱，予獨取天台山一絕，眞絕唱也。

靈一——生於廣陵，俗姓吳。居餘杭宜豐寺。禪誦之暇，輒賦詩歌。與朱昉皇甫曾諸人爲塵外交。彼生於公元二七年，（開元十五年）死於公元七六二年（寶應元年）冬。享壽三十五歲。當時選其詩之美者，入於閒氣集。

唐才子傳曰：

……尤工詩，氣質淳和，格律清暢。兩浙名山及衡廬諸甲剎，悉所經行。與皇甫昆季，嚴少府朱山人，徹上人等爲詩友。酬贈甚多。刻意聲調，苦心不倦。

此可見靈一之致意詠歌，與詩友的往來。他的詩友又有劉長卿陳羽錢起等，皆見於詩作內。

唐詩紀事曰：

高仲武云：自齊梁以來，道人爲文者多矣。少有入其流。一公乃能刻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偉歟。泉湧階前地，雲生戶外峯。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

因爲當日靈一詩名大噪如此，所以在其死後岩維哭靈一上人有云：

一公何不住，空有遠公名。
共說岑山路，今世不可行。
禪房松更老，新塔草初生。
經綸傳緇侶，文章遍墨卿。

其在當代爲人稱道如此。錄其詩二首於下：

（1）宜豐新泉曰：

泉源新湧出，洞澈映纖雲。
稍落芙蓉沼，初淹苔蘚文。

素將空意合，靜與衆流分。
每到清宵月，冷冷夢裏聞。

（2）宿天柱觀曰：

石室初投宿，仙翁喜暫容。
花源隔水見，洞府過山逢。
泉澗階前地，雲生戶外峯。
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龍。

前詩清俊，後詩典麗。皆佳作也。

第七節　盛唐以後諸詩僧

清江——是會稽人，善篇章。大曆貞元間（公元七七九——七八四年）與清晝齊名。時人稱作會稽「二清」。

因話錄曰：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淸江淸晝，……時謂之會稽二淸。

茲錄淸江之詩二首於下：

（1）九日菊花詠應制曰：

可許東籬菊，能知節後芳。

細枝青玉潤，繁蕊碎金香。

△氣浮朝露，濃姿帶夜霜。

泛杯傳壽酒，應供樂時康。

（2）七夕曰：

七夕影迢迢，相逢只一宵。

月爲開帳燭，雲作渡河橋。

映水金冠動，當風玉珮搖。

惟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

論者謂是詩，爲四背中之一背也。

護國——江南人，工於詞翰。有聲譽於大曆間。(公元七六六——七九九年)全唐詩中存詩十二首，錄二首於下：

(1)臨川道中曰：

山谷入谷路回轉，秋風已至歸期晚。
舉首何處望來蹤，萬仞千山鳥飛遠。

(2)別盛安曰：

情人取次幾淹留，別後南州與北州。
月色爲憐今夜客，砧聲那似去年秋。
欲除豺狼論三略，莫對雲山詠四愁。
親故相逢且借問，古來無種是王侯。

廣宣——俗姓廖氏，與劉禹錫最善，元和長慶（公元八〇六——八二四年）兩朝，並爲內供奉。賜居安國寺，紅樓院。著有紅樓集，今存詩十七首。

唐詩紀事曰：

宣會昌（公元八四一——八四六年）有詩名。與劉夢得最善，宣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劉答云：「碧雲佳句久傳芳，曾向郡城住草堂。振錫長過長者宅，披文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舍，吾家本自近柴桑。

又有寺中賞花應制曰：

東風萬里送香來，上界千花向日開。
却笑霞樓紫芝侶，桃源深洞訪仙才。

法振——有詩名於大曆貞元間。全唐詩中存詩十六首。其月夜泛舟曰：

西塞長雲盡，南湖片月斜。

深舟人不見，臥入武陵花。

無可——范陽人，自來多誤爲賈島爲僧時之名。今考其詩有弔從兄島，秋寄從兄島，客中聞從兄島遊蒲絳因寄諸作。則知爲賈島之從弟。嘗居天仙寺，詩與賈島齊名。有詩一卷。錄詩二首於下：

(1)新年日：

燃燈朝復夕，漸作足年身。
紫閣未歸日，靑門又見春。
掩關寒過盡，開定草生新。
自有林中趣，誰諳歲月頻。

(2)夏日送翟秀才遊南曰：

南方山水地，念子爲貧遊。
縱便逢佳景，那能緩旅愁。

夕陽行遠道，煩暑在孤舟。

莫向巴江過，猿啼促淚流。

此外還有一位詩僧，名文秀，唐末人。與鄭谷爲友。谷有喜秀上人相訪詩曰：

它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

可見文秀是一位能詩的僧人，惟不能錄其篇什於此，是爲恨事。

懷濬——秭歸郡僧，未知生於何所。乾寧（公元八九四——八九七年）初年，以知來藏往，皆有神驗相稱於鄉里，刺史于公以爲惑衆，繫詰他的身世，乃以詩代通狀云：

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

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

又詰之，復有詩曰：

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

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

後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或爲杯渡之流吧。

（見北夢瑣言）

又唐有周賀詩，即是僧清塞的詩。不詳清塞之身世，但知其詩佳妙。如宿隱靜寺云：

一宿五峯盃渡寺，虛廊中夜磬聲分。
疎林未落上方月，幽澗忽生平地雲。
高鳥背泉生靜景，遠人當燭想遺文。
暫來此地歇勞足，望斷故園滄海濱。

餘不多錄。其詩篇中可見者，有盧玄休姚合方干諸詩友，其爲晚唐詩僧無疑。

第四章　五代宋時代

（公元九〇七年——一二七六年）

由前章已可看出唐末文人對於空門之好尙了。文人與僧人交遊，既然很多，則佛教勢力之在當日，亦可不言而知。

到五代時候，數十年間，羣雄割據，世如亂麻。人民厭天下之喪亂，促成消極遁世的人生觀，於是人民信佛者又日衆一日。迄宋初，太祖即位，盛唱佛教，多度僧尼，始刊大藏經，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度僧人十七萬衆，五年又置譯經於東都。佛教既得到政治上的助力，其勢力之大，自日甚一日。於是僧伽徧於天下。在這個時期，佛教是這樣的興盛，詩僧之產生，自是當然的現象。

第一節　貫休

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金華蘭溪登高人。生於公元八三二年，（唐文宗太和元年）死於公元九一二年。（梁太祖乾化二年）享壽八十有一。

七歲出家爲童侍，嘗居與處默鄰院，往往隔籬論詩互吟，尋求偶對，有見之的罕相驚異。及受具之後，詩名聳動一時。乾甯（公元八九四——八九七年）初，謁吳越武肅王錢氏，因獻詩五章，章八句。甚愜旨，遺贈亦豐。乾寧三年（公元八九六年）內翰吳融謫官相遇，往來論道論詩，融親爲休作集序，後入蜀，亦甚得蜀主禮遇，署號禪月大師。常呼爲得得來和尙。休又善書畫，其書法稱爲姜體。初有西嶽集，吳融爲序。後弟子曇域，更名寶月集。其全集三十卷已亡。全唐詩編詩十二卷。今四部叢刊禪月集作二十五卷刊。

休個性甚強，不同皎然的投好革燕州。當時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曰：

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蹈林丘。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
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
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時萬戶侯。

鏐諭改爲四十州乃可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閑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唐詩紀事卷七十五。亦見七修類稿卷三十四）

又貫休精於筆札，荊州城令問其筆札法。休曰此事須登壇可授，安可草草而言。城令不悅，乃遞於黔中。因爲病鶴詩見意曰：

且說氣精那不入，不知翎病自何來。（古今詩話）

由此兩段故事看，休貫是一個性最强之人，有威武不能屈的度態。

至於評其詩作者，有吳融西岳集序曰：

上人之作，多以理勝。復能創新意，其語往往得景物於混茫自然之際，然其旨歸必合於道。太白，白樂天旣歿，可嗣其美者，非上人而誰。

原來貫休之愛吟詩已見於前。在他詩篇中亦常常說：『高吟多忤俗，』（避地寄高蟾）『永日吟詩坐，』（秋末閑居）『勞勞但愛吟，』（湖上作）還可見他在詩上所用之工夫了。

他的詩長於古風雜言，如其田家作曰：

田舍老翁無可作，晝甑蒸梨香漠漠。
只向樹前喫背眠，赤桑大葉時時落。
古塹侵門桃竹密，倉囤蛾蝕欲遮日。
自云孫子解排耘，四五年來腹多實。
我聞此語心自悲，世人悠悠豈得知。
稼而不穡徒猶爲。

又唐末寇亂，休避地諸宮，荊帥高氏，優待之，館於龍興寺。會有謁宿漢時政不良的，乃作酷吏辭以刺之曰：

霰雨灂灂，風吼如斸。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嘆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閑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段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曾使千人萬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飢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復。蝗兮蠈兮，東西南北。

遂離荊門，立趨井絡，上蜀主陳情之詩。

楊氏升菴詩話卷十一盛稱的詩，謹列於下：

古意曰：

憶在山中時，丹桂花葳蕤。
紅泉浸瑤草，日夕生華滋。
碧屋開地鑪，翠牆掛蘿衣。
經行竹窗邊，白猿三四枝。
東峯有老人，眼碧頭骨奇。

月上來打門，月落方始歸。

授我微妙訣，恬淡無所爲。

別來六七年，只恐日月飛。

詩話評之曰：中多新句，超出晚唐。

又有一首似樂府辭調，雖非僧家本色，亦猶湯惠休之「碧雲」也。其詩曰：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笛催。

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

按當時貫休的詩友有李頻，羅鄴，鄭谷，令狐楚，周朴，張爲，羅隱，韓偓等皆見於禪月集內。

第二節　齊己

齊己——俗姓胡氏。益陽人。出家於大潙山同慶寺，復棲衡嶽東林，自號衡嶽

沙門。生死不辯，僅知其入蜀經江陵高從誨留爲僧正，爲公元九二一年。（後梁末帝元年）集內有聞貫休下世詩，是其曉於貫休甚明。又有七十作一篇，其壽當在七十以上。日富破衲擁身，吴麻經膝，愛樂山水，懶謁王侯。至有未得將一字，容易謁諸侯句爲押，華山隱士鄭谷詩相酬唱。以頸有瘤贅，時號『詩囊』。現有白蓮集十卷，外編一卷行於世。與皎然貫休，後人稱之曰『唐代三高詩僧』。

唐詩紀事曰：

齊己本姓胡，名得生。詩名多湖湘間。與鄭谷爲詩友。

郡閣雅談曰：

僧齊己往袁州謁鄭谷獻詩云：『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叠嶂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几許中朝事，久離鴛鷺行。』谷覽之曰：『請改一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謁稱已改得，詩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

這是齊己與鄭谷認識時的一段故事。還有方干羅隱曹松等詩家皆結爲詩友。他的朋友來往，多半以詩唱和。甚至於求見時也得投詩。全唐詩話續編曰：

齊己在長沙，居湘西道林寺，乾康往謁之。齊己知其爲人，使謂曰：我師門傍，非詩人不遊，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一絕以代門刺。……

由此看他所過的，完全是詩人生活。因之詩作亦甚名貴。孫光憲白蓮集序曰：

鄭谷郎中有與師云：應是詠新雪，高吟得好詩。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其爲詩家者流稱許如此。

即當日名士，亦不敢慢待齊己。五代史補曰：

居於長沙道林寺時，湖南幕府中能詩者，有如徐東野，廖凝，劉昭禹之徒，皆馳名甚。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每見齊己必竦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稱，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不通，殆難及矣。論者謂徐東野爲知言，東野亦嘗贈之詩。其爲名士推重如

此。

茲列數首詩於下：

(1)中秋月曰：

空碧無雲露濕衣，衆星光外湧清規。

東樓莫礙漸高勢，四海待看當路時。

還許分明隱皓魄，肯教幽暗取丹枝。

可憐半夜嬋娟影，正對五侯殘酒卮。

(2)秋日錢塘作曰：

秋光明水國，遊子倚長亭。

海蕩全吳白，山澄百越青。

英雄貴黎庶，封土絕精靈。

句踐魂如在，應惡砂血腥。

（3）遠山曰：

天際雲根破，寒山列翠迴。

幽人當立久，白鳥背飛來。

瀟灑何州地，僧尋几嶠苔。

終須拂巾履，獨去謝塵埃。

齊己以五言律詩勝，時出清新之句。惟間有感時之作，似失僧詩的本色。

第三節　五代諸詩僧

可朋——丹陵人。少與延讓為風雅之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歐陽炯嘗以孟郊賈島相比，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以詩酬之。可朋自號醉髡。

孟昶廣政十九年，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十疋。中山詩話曰：

有詩僧贈洪州廉王閣詩：爾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詎佳乎？即吟

云：『洪州太白方，積翠瀟穹蒼。萬古遺新月，半天無夕陽』。守異之。然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予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丈雨，潮弄半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着低，』不減唐人。

又孟蜀歐陽炯與可朋爲友，是歲酷暑中，歐陽氏命同僚納涼於淨衆寺，依林亭，列樽俎。衆人方歡時，適寺之外，有許多耕者，曝背烈日之下，耘田，擊腰鼓以適倦。可朋遂作耘田鼓詩以贄歐陽衆賓，同爲不樂，遽命撤飲。詩曰：

農舍田頭鼓，王孫筵上鼓。擊鼓兮皆爲鼓，一何樂兮一何苦！上有烈日，下有焦土。願我天翁，降之以雨。令桑麻熟倉箱富，不飢不寒，上下一般。

此詩言雖淺近，而極於理，君子謂可朋善諫而歐陽亦善聽。

法眼——李後主用謀臣計欲拒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華是去年紅。艷曳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後主未悟，而宋師渡江。——詩話總龜。

虛中——宜春人，遊瀟湘間，與齊己亞栖爲詩友。住湘江西宗成寺。潭州馬氏子希振侍中好事，每延納於書閣中。好燒柴火，烟皆彩翠，題侍中池亭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寄司空圖侍郎云：「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衣。岳影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周召作，無復更衰微。」。司空侍郎言懷云：「十年華嶽峯前住，只得虛中一首詩。」——郡閣雅談。

可隆——隆善詩。高從誨閱其卷云：觀蔡句云：「萬般思後行，一失廢前功。」從誨問曰：吾師此詩，必自實而得。隆答曰：某本姓慕容，與桑維翰同學。少負志氣，多忤維翰。維翰登第以主入相，某猶在場屋，頻年敗衂，皆維翰所挫也。自是削髮爲僧，其句實感前事。從誨讀罷，皆此類也。——五代詩話引大定錄。

第四節　聖宋九僧詩一

在宋太平興國(公元九七六——九八三年)年間，產生了九位詩僧，在當日詩名

甚著，其著作幾乎爲後人見不到。第一個提起詩僧的，是歐陽修底六一詩話。詩話曰：

國初浮圖以詩名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按歐公生於公元一〇〇七年卽眞宗景德四年）聞人多稱之。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歎也。

是在歐公時，已歎九僧詩之亡，而其名字業已湮沒其人。未幾司馬溫公續詩話復及之曰：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公元一〇七八年）秋，余遊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峩眉懷古也。值昭文館陳充集而敘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

九僧的名姓既已錄出，關於詩集略爲考查於下，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稱九僧詩一卷。錄詩一百零七首。景德元年（公元一〇〇四年）陳充（文獻通考作陳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對姚合射鵰手。又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九僧詩一卷，陳充爲序，凡錄詩一百一十首。迄明汲古閣印宋九僧詩凡一百三十四首。又毛斧季輯錄九僧詩補遺得五言詩三首，五言句二百二十二句。復考王漁洋山人宋高僧詩跋曰：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塘陳起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

是等集本余皆未見，手下惟有上海醫學書局丁福保氏鉛印聖宋九僧詩一本，民國十二年出版。云得自舊鈔本。錄詩一百三十四首。末附九僧詩補遺，及疇隱廬詩存。

歷代評九僧詩的，如鄭樵通志藝文略有九僧選句圖一卷。宋詩紀事上：保暹金

華人，有處囊訣。簡長沃州人。張景序曰：上人之詩，始發於寂寞，漸進於沖和，盡出於清奇。卒歸於雅靜。惟鳳青城人，號持正。有風雅拾翠圖。王隨序曰：持正大師，一章一聯，皆出乎清新，發乎淡逸。賦象可以披圖畫，勝英可以潤金石。惠崇淮南人，一作建陽人，有集。錢易序曰：步驟高下，去古人不遠，釋子之詩，可相等者，不易得。

七修類稿曰：

考其詩皆學賈島周賀，故談釋子者，以九人為倡。瀛奎律髓中多載其詩。

王漁洋宋高僧詩跋曰：

大抵九僧詩，規模大歷十子，稍露邊幅。若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

余荅客曰：

九僧詩入有唐中葉錢劉韋柳之室，而浸淫輞川襄陽間，其視白蓮杼山有過無不

及。

李振唐曰：

昔方虛谷謂九僧詩，皆學賈島周賀，清苦工密。紀文達則謂源出中唐，乃十子之餘響，與賈，周，南轅北轍。虛谷引之，以重賈周，因以自重其派耳。誠篤論哉。（皆見聖宋九僧詩引）

此皆言九詩僧之淵源。意見有二。余意王漁洋之評，恭維稍過其實。蓋晚唐之詩分爲兩派，如朱慶餘章孝標司空圖等，多受張籍之影響；如姚合，方干，周賀等多受賈島的影響。九僧詩似亦受賈島之影響爲多。

第五節　聖宋九僧詩二

上節關於九僧詩之評語及詩錄，已說了個大概。現在看一看諸僧之詩。

希晝——劍南人，存詩十八首。錄過巴峽一首於下：

遠望知無極，窮秋日向殘。
孤泉寫空白，衆木倚雲寒。
靜想猿聲苦，危聞客過難。
寸心誰可寄，前去雪漫漫。

保暹——金華人，有處囊訣。存詩二十五首。錄秋徑一首曰：

杉竹靑陰合，閒行意有憑。
涼生初過雨，靜極忽歸僧。
虫跡穿幽穴，苔痕接斷稜。
翻思深隱處，峯頂下層層。

是詩天廚禁臠云：自然令人愛悅，不假人言，然後爲貴。

文兆——南越人，存詩十三首。錄送宇昭師曰：

相見又相別，無言成倍興。

諸峯微下雪，一路獨行僧。
午飯煙村磬，宵吟石屋燈。
他方人請住，又得繼祠能。

行肇——天台人，存詩十六首。其泛若耶溪曰：

霽雨添野情，孤舟遂茲賞。
積水連遠空，落日垂萬象。
岸迥雲獨隨，山轉泉更響。
望望極寒源，猶言放輕槳。

簡長——沃州人，存詩十七首。張景序云：上人之詩，始發於寂寞，漸進於沖和，蓋出於清奇，卒歸於雅靜。其晚次江陵曰：

楚路接江陵，倦行愁問程。
異鄉無舊識，多難足離情。

落日懸秋樹，寒蕪上廢城。
前山不可望，斷續暮猿聲。

惟鳳——青城人，號持正。存詩十三首。王隨序曰：大師一章一聯，皆出於清新，發乎閑逸。賦象可以作圖畫，駢英可以潤金石。彼答字昭師曰：

要地無閑日，吟緣肯暫過。
林泉歸計晚，雨雪向春多。
偃僕稀來客，庭荒半長莎。
獨眠思宿約，寒夢遶烟蘿。

惠崇——淮南人，一作建陽人。當日九僧中惟崇有集十卷。今只存詩十一首。錢易序曰：步驟高下，去古人不遠。釋子之詩可相等者不易得。湘波雜誌曰：崇非但能詩，畫亦有名。世謂惠崇小景者是也。彼又有自撰句圖，存於聖宋九僧詩補遺。六一詩話曰：惠崇詩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

又韻語陽秋曰：

僧惠崇善爲寒汀烟渚蕭洒虛曠之狀。世謂惠崇小景，畫家多喜之。故魯直詩曰：『惠崇筆下開江面，萬里晴波向落暉。梅影橫斜人不見，鴛鴦相對浴江衣。』東坡詩云：『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舒王詩云：『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我最許。沙平水澹西江浦，鳧雁靜立將儔侶。』皆謂其工小景也。

是即王維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之意也。今錄其剡中秋懷畫師曰：

秋生剡江濱，清氣日渙漭。
雲歸樹欲暝，潮落山疑長。
偶坐寂獨謠，故人在遐想。
夕景孤嶼明，暗虫四鄰響。
神會如目存，安知途路廣。

宇昭——江東人，存詩十二首。其幽居卽事曰：

掃苔人迹外，漸老習深藏。
路僻聞行遠，春晴共睡長。
餘花留暮蝶，幽草戀殘陽。
盡日空林下，孤禪念石霜。

懷古——峨嵋人，存詩九首。其灞陵秋居酬友人見寄曰：

灞陵秋負期，獨客自懷悲。
遠水去無極，離人來幾時。
暝煙沈古道，寒日照喬枝。
寄信遙天外，慇勤說白髭。

第六節　惠洪

惠洪——字覺範，俗姓彭氏。筠州人。生於公元一〇七一年（熙寧四年）死於公元一一二八年。（建炎二年）得年五十八。以醫巫識張天覺。大觀（公元一一〇七—一一一〇）中，入京乞得祠部牒爲僧，又往來郭天信之門。政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一年）張郭得罪，惠洪亦坐累朱崖。有石門文字禪三十卷，筠溪集，天廚禁臠，冷齋夜話等著作。

許彥周詩話曰：

近世僧洪覺範頗能詩。其題李愬畫像云：『淮陰北面師廣武，其氣豈止吞項羽。公得李祐不肯誅，便知元濟在掌股。』此詩當與黔安並驅也。頃年僕在長沙，相從彌年，其他詩亦甚佳。如云：『含風廣殿聞棊響，度日長廊轉柳陰。』頗似文章巨公所作，不類衲子。又嘗作小詞。……

又冷齋夜話曰：

余自并州還故里，館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風物類斜川。余兒童時戲劇之地也

。嘗春深獨行溪上作小詩曰：『小溪倚春漲，攘我夜月灣。新晴爲不平，約束晚見逗。銀梭時撥刺，破碎波中山。些釣背落日，一葉嫩紅閒。』又嘗落湛歸見白鳥作詩曰：『剩水殘山慘淡間，白鷗無事小舟閒。箇中著我添圖畫，便是華亭落照灣。』

此可見其詩篇之大概，黃魯直曰：觀君詩，說烟波深渺處，如陸忠州論國政，字字坦夷。

毛晉跋冷齋夜話曰：

浮屠之裔，求其籍籍於述作之林，殆不多見矣。習小說家言者尤鮮。宋僧自文瑩而外，覺範洪公亦喜弄此事。……嘉祐間，禪師住西湖三十年，講輔教編諸闕上之，仁宗嘉歎其才。……林間錄僧寶傳諸編，清才妙筆，不讓耆老。……冷齋夜話雖微頂零雜，如渴淡嚼榴子，喉吻間津津有酸漿滴入。所以歷世傳之無窮也。

又四庫提要冷齋夜話之條曰：

是書雜記見聞而論詩者居十之八，論詩之中稱引元祐諸人者又十之八，而黃庭堅語尤多，蓋惠洪猶及識庭堅，故引以爲重。

以上皆前人對於惠洪的雜評。惠洪的小詞亦甚出名。許彥周云，上人善作小詞，情思婉約似秦少游，仲殊參寥皆不能及。

漁隱叢話曰：

忘情絕愛，此瞿曇氏之所訓。惠洪身爲衲子。詞句有『一枕思歸泪及十分春瘦』之語，豈所當然，又自載之詩話，矜衒其言，何無識之甚耶。

能改齋漫錄曰：

洪覺範有上元宿嶽麓寺詩，蔡元度夫人，王氏荊公女也。讀至十分春瘦緣何事，一掬鄉心未到家曰：此浪子和尚耳。

此可見有情和尚在當日之出名呢。茲錄其青玉案一詞曰：

凝祥宴罷聞歌吹，畫轂走，香塵起。冠壓花枝馳萬騎，馬行燈鬧，鳳樓簾捲，
陸海鰲山對。
當年曾看天顏醉，御杯舉，歡聲沸，時節雖同悲樂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
一枕思歸淚。

是詞亦見於冷齋夜話所記。言余謫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漁火三四而已。中夜聞猿聲，悽動作詞云云。

第七節　道潛

道潛——於潛人，姓何氏。初名曇潛，嗣後又改曰道潛。後哲宗賜號妙總大師。善公詩。與秦少游，蘇文忠公作方外交。文忠公字之曰：參寥。又稱參寥子。

蘇穎濱目其詩無一點蔬筍氣。陳后山敘爲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詩苑之英，遊卿大夫間，名於四海。元符之冬，去晉逗吳。生卒未詳。東坡死於公元一一〇一年

（建中靖國元年）潛有哭東坡詩。其卒年當在東坡卒年以後。

道潛與東坡少游最爲密切。略考其事略於下：

冷齋夜話曰：

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西湖，經臨平道中作詩云：風蒲……東坡赴官錢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相識。

又曰：

道潛作詩追法淵明。其語逼眞處數聲柔櫓蒼茫外，何處江村入夜歸。又曰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時從東坡在黃州，京師士大夫以書抵坡曰：聞公與詩僧相從，眞東山勝遊也。坡以書示潛誦前句笑曰：此吾師十四字師號耳。

吳之屏集序曰：

夫坡公倅杭，最喜與如妙總禪師。唱和往來，風流絕代。要皆捉塵淸新，超然

物表。不以篇句相高，而至今坡公之與妙總相將入室在人頌述者何如也。

此可見道潛與東坡之交往。

秦少游與參寥大師簡曰：

某頓首，僭慢滋甚不奉問，幾一年。中間屢蒙惠書，賜責亦不加切，參寥師眞知我者也。

秦少游送錢秀才序云：

因閉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其不忍遂絕而時過之者，惟道人參寥東海徐子思兄弟數人而已。

此可見道潛與少游之交情了。所以東坡少游參寥三人有同賦游惠山詩。

至於道潛之詩，衆人評之者甚多。黃諫集序曰：

因出公所作，遍觀之，如雲光卷舒於春光曉晴之餘，琴瑟諧鳴於清廟將事之際。嗟夫、若斯八者，空門中豈易得哉。

楊德周濮序曰：

師詩如嗅伊蘭花，道韻悠然。又如入旃檀林，香風時發。固已上登皎然齊己之堂，次躋貫休覺範之室。思聰祖可瑣下，弗論矣。

因爲道潛詩旣這樣爲人稱述，所以多愛不釋手。漁隱叢話曰：

余親見後山居士集有送參寥序略云：余與之別二十餘年復見於此。愛其詩讀不捨手。

今錄其詩二首於下：

東園三首——

斜照明明射竹扉，桑陰翳翳麥蛾飛。

蕭條一徑無來轍，時見羸牛引犢歸。

曲渚回塘孰與期，杖藜終日自忘歸。

隔林彷彿聞機杼，應有人家在翠微。

壘花缺處支筇立，溪溜聲中弄屐行。
習習南風吹百草，幽香知有蕙蘭生。

春行——

朝入春山千萬重，暮歸溪山沒匆匆。
白沙岸口長回首，無數漁燈翠靄中。

秦觀之詩，常被評為清新婉麗，有似鮑謝。道潛的詩亦如之。冷齋評其逼肖淵明，與余意不同。

第八節　仲殊

仲殊字師利。俗姓張氏，名揮。安州進士，因事出家，住蘇州承天寺，杭州吳山寶月寺，有寶月集。其生卒不詳。惟知死於崇寧（公元一一〇二——一一〇六）中。

東坡志林曰：

蘇州仲殊師利長老，能文善詩及歌辭，操筆立就。余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遊。

老學庵筆記曰：

仲殊長老喜食蜜。崇寧中，忽上堂辭衆閉門自縊死。及火化舍，利不可勝計。鄒忠公作詩弔之云：逝行天莫測，雅作濱中經。迴波風前質，逍遙火後形。鉢盂殘蜜白，爐篆冷烟青。空有誰家曲，人間得細聽。末句謂其雅工於樂府詞也。

仲殊長於長短句。黃花菴曰：

仲殊之詞多矣。佳者固不少，而小令爲最。小令之中，訴中情一調爲最。蓋篇篇奇麗，字字清婉，高處不減唐人風致也。（詞林紀事引）

今錄其訴中情於下：

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高樓。晴日暖，淡煙浮，恣嬉遊，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片雲頭。

殊仲本身為空門，而心頭常綿綿遐思，所以艷詞麗語不絕於筆也。即有人譏之，亦多不聽。中吳紀聞有曰：

殊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毒藥之，遂棄家為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蜜殊。嘗作艷詞，僧孚嘗以詩箴之，竟莫能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間，見庭下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一詞云云。

考其詞為踏莎行：

濃雨浸衣，暗香凝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懨懨地。
眉上心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

仲殊不惟愛詞作，亦善詩篇。如彼黃左丞席上作曰：

瑞麟香暖玉芙蓉，畫蠟凝酥到燒紅。
數點漏移衙使北，一番雨滴甲樓東。
夢游黃閣鶯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
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幙杏花風。

按能改齋漫錄曰：

黃左丞安中守平江，日會客，仲殊亦與焉，以疲倦先起，憩寢於黃室中。及覺日已曛矣。黃因罰作此詩，始放去。瑞麟香，安中家所造也。

又嘗有潤州詩曰：

北固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康宮。
江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濛濛細雨中。

第九節　北宋末季諸詩僧

北宋的末季數十年中，文人多近於佛，如歐陽永叔，蘇東坡等常常與當代高僧相往來，因之詩僧亦產出了不少。除上邊列數之各大家外，還有諸家略舉之於後。

契嵩——字仲靈，別號潛子。藤州人，姓李氏。生於公元一〇〇七年，（景德四年）卒於公元一〇七二年。（熙寧五年）得年六十六。嘉祐（一〇五六——一〇六三）中，進輔教編，賜號明教禪師。退老於杭州靈隱寺。有鐔津集行世。

林間錄曰：

嵩明教初至，開先主者合宗寄記。笑曰：我豈爲汝一杯茶香設耶？乃去之西湖。坡公所云：契嵩禪師多嗔人，未嘗見其笑者是也。

有湖上晚歸詩曰：

人間游遊罷，歸興尋孤隱。
春岸行未窮，夕陽看欲盡。
嵐光山際淡，天影水邊近。

自鑄幽趣真，清吟更長引。

是詩不失僧詩之特趣。

元淨——字無象，於潛徐氏子。生於公元一〇一一年，（大中祥符三年）死於公元一〇九一年。（元祐六年）享年八十一。主持杭州上下二天竺，賜紫衣及辨才號。學徒踰萬人。趙閱道、蘇子瞻，秦少游皆與倡酬。後退居龍井壽聖院。死後，蘇子由爲之銘。

蘇軾治杭州時，嘗問師曰：北山如師道行者幾人？師曰：沙門多毀行，非可蹤識。坡子迨生四歲不能行，卽師落髮摩頂，數日卽善步。

有次韻參寥懷秦少游學士詩曰：

巖棲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懸眼前。

素與晝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憶珠圓。

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夕烟。

合閒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

風月堂詩集，東坡題後云：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

師詩爲東坡如此稱賞。

文瑩——字道温，錢塘僧。及識蘇子美，欲挽致於歐陽公，瑩辭不往。老於荊州之金鑾寺。有湘山野錄，玉壺清話，渚宮集諸作行於世。

其詩如寶積寺小雨曰：

老木垂緗髮，野花翻避塵。

明霞浮孤霧，僻路少雙鱗。

天近易得雨，洞深無早春。

山祇認來客，合是洞中真。

（宋詩紀事引宋高僧詩選）

祕演

祕演——山東僧。歐陽公序曰：祕演與曼卿交最久，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曼卿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

茲錄詩二首於下：

淮上——

危橋當古寺，閒倚喜同僧。
極浦秋露雨，扁舟明夜燈。
風沈人語遠，潮濕月華升。
萬事空凝念，其明總不能。（宋高僧詩選）

山中——

結茅臨水石，澹寂益閑吟。
久雨寒蟬少，空山落葉深。
危樓乘月上，遠寺聽鐘尋。

昨得江僧信，期來此息心（瀛奎律髓）

懷璉

懷璉——漳州陳氏子，住明州育王山。仁宗賜號大覺禪師，住持東京淨因院。治平中（一〇六四——一〇六七）還山。

林間錄曰：

仁宗皇帝與大覺禪師，爲法喜游，和賡翰，詞句甚多，然皆蹤跡上人語，初不敢出新奇宏妙之言。至觀平日所作，則警絕之句甚夥。

冷齋夜話曰：

大覺璉禪師，學外工詩。舒王少與游，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舒王不悟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璉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淨因禪院甚久，嘗作偈進呈乞還山林曰：

千簇雲山萬壑流，閑身歸老此峯頭。
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青香滿石樓。

由冷齋夜話之語，可知璉禪師爲詩之如何了。

惟正——餘杭僧。有錦溪集傳世。

按補續高僧傳曰：

政禪師住功臣山，標致甚高。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於中。客至共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於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出入常跨以黃牛，世稱爲「政黃牛」。

其山中作詩曰：

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

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林間錄）

是詩有閒逸之旨。

祖心——號晦堂，南雄始興鄔氏子。少爲書生，出家參黃檗南公，繼其法席。住龍興府黃龍寺。公元一一〇〇年（元符三年）示寂。賜號寶覺。

其過黃龍院作曰：

不住唐朝寺，閒為宋地僧。

生涯三事納，故舊一枝藤。

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

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

許彥周詩話評此詩曰，深靜平實，道眼所了，非世間文士詩僧，所能髣髴。

惟琳——武康沈氏子。好學能詩。熙寧中，東坡居士倅杭，請住徑山。宣和元年（公元一一一九年）崇右道教，詔僧為德，士君頂冠。師聚徒說偈而逝。

東坡志林曰：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

補續高僧傳曰：

師居銅山院，有松合抱。縣大夫將取以治廨。師知之。令剷皮題詩其上，尉至

讀其詩乃止。

考其題松詩曰；

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

只恐夜深明月下，誤他千里鶴飛來。

淸順——字怡然，杭州西湖北山僧，不妄交人，無故不入城。王荆公愛其詩，東坡晚年亦與之酬唱。

竹坡詩話曰：

東坡遊西湖，於僧舍壁間見小詩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淸順，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而順之名出矣。余留錢塘七八年有誦順詩者，往往不逮前篇，正以所見之未多耳。然使止於此，亦可傳也。

考東坡所見之詩爲：

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

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

又北山垂雲菴詩曰：

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

從然綠陰繁，不礙淸風度。

閒于石上眠，落葉不知數。

一鳥忽飛來，啼破幽絕處。（詩人玉屑）

守詮——一作惠詮。杭州梵天寺僧。

竹坡詩話曰：

余讀東坡和梵天寺僧守詮詩，皆喜其淸絕過人。晚遊錢塘，始得詮詩。乃知其幽深淸遠，自有林下一種風流。東坡蓋欲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近也。

其題梵天寺詩曰：

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

松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屧。

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

了元——字覺老。饒州浮梁林氏子，少出家。主持江州之開先，潤州之金山，杭州之靈水等寺。東坡與之往還。神宗賜號佛印。元符（一〇九八——一一〇〇）初，與客語，合心一笑，[illegible][illegible]而死。

其游雲門曰：

一陣若耶溪上雨，雨過荷花香滿路。

拖笻縱步入松門，寺在白雲堆裏住。

老僧卻笑尋茶具，旋汲寒泉煮玉乳。

睡魔驚散毛骨清，坐看秦峯秋月午。

月明山鳥亂相呼，松杉竹影半窗戶。

令人攲曉憶匡廬，作詩先寄江南去。

（宋詩紀事引雲門集）

覺老之詩，常有奇句可見。

第十節　入江西派之三詩僧

江西詩派之說，起自呂居仁。紹興中（公元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居仁自嶺外歸，居臨川，取近世以詩知名者二十五人謂皆本於山谷，圖為江西宗派。所列二十五人之中，其為知名之士，有詩傳於世，為時稱誦者，止數人，餘多無聞焉。且所列亦不盡籍江西，故前代多有異論。（漁隱叢話等）在此二十五人之中，有詩僧三位，這是我們要說的了。

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住廬山，被惡疾。人號「癩可」。詩入江西派。有東溪集，瀑泉集傳於世。

祖可之詩，多得後人之佳評。茲錄數人評語於下：

西清詩話曰：

可詩得之雄爽，如清霜葉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皆佳句也。

後村詩話曰：

祖可聰讀書，詩料多無蔬筍氣。僧中一角麟也。

江西宗派圖錄羅源陳善曰：

余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嫌其太清。李商老云：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意亦以太清爲病。余謂清非詩之病也。可詩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數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眞隱詩，如激峯夜泉響，擁衞春霧空等詠，往往得意外警策。

韻語陽秋曰：

祖可詩多佳句，皆清新可喜。徐師川作猛虎行末章云：憶昔子顏少小時，先生教誦荊公詩。即今老而無新語，尙有廬山祖可師。

其詩在當日之爲人稱賞，一至於此。

天台山中偶題曰：

傴步入蘿徑，綿延趣 深。

僧居不知處，髣髴聞磬音。

石梁邀屐度，始見靑松林。

谷口未斜日，數峯生夕陰。

凌風落喬木，萬壑作龍吟。

歸來綠苔石，書此慰幽尋。（漁隱叢話）

又絕句曰：

坐見茅齋一葉秋，小山叢桂鳥聲幽。

不知疊嶂夜來雨，淸曉石楠花亂流。（詩人玉屑）

善權——字巽中，靖安高氏子。人物清癯，人目為『瘦權』。落魄嗜酒，詩入江西派。有眞隱集行於世。

西淸詩話曰：

權詩得之清淡。

後村詩話曰：

善權詩與祖可相上下。

其送墨梅與王性之曰：

道人筆下有春色，寫出江南雪壓枝。
千里持來煩驛使，暗香不減隴頭時。
眼底春光回隴首，雪中疎影落半湖。
政須送與王摩詰，對看輞川烟雨圖。

如璧

——本撫州士人饒節，字德操，後爲僧。詩入江西派，有倚松老人集。（宋詩紀事引聲畫集）

撫州府志曰：

僧如璧，饒氏臨川人。初名節，字德操，博學能文，後之鄧城香嚴寺，所智海說法而悟，遂落髮。……如璧有偈云：閒携經卷倚松立，試問客從何處來。因號倚松道人。

墨莊漫錄曰：

如璧少時，曾投書於曾子宣論新法非是，不合，乃祝髮更名。尤長於詩。有詠梅云：遂教天下無雙色，來作人間第一春。風味不淺。

后村詩話曰：

如璧詩，輕快似謝無逸。

棠陰詩話曰：

德操詩蕭散不減潘邠老，爲僧後，詩更高妙不可及。

其偶成詩曰：

松下柴門設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
蜜蜂兩脾大如扇，應是山前花又開。

答呂居仁寄詩曰：

長憶吟時對短檠，詩成重改又雞鳴。
如今老矣無心力，口誦君詩遶竹行。

墨莊漫錄云：此詩呂居仁甚稱之。

此外與呂居仁有來往的有二詩僧，順便在這裏提及一下。

正宗——俗姓陳，崇仁人，居梅山。呂居仁，僧吉甫，韓子蒼等爲臨川日，宗遊其門。有愚丘詩集。

其招撫寺作曰：

自顧不材同社櫟，乘流得坎便爲家。

睡中不快思讀易，睡思欲來還煮茶。

（撫州府志）

顯萬——字致一，潛溪僧。嘗參呂居仁，有潛溪集。

有菴中自題詩曰：

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

三更雲去作行雨，回頭方羨老僧閑。

（詩人玉屑）

是詩有閒逸之旨。

第十一節　南宋諸詩僧

宋自南渡以後，國勢日非。其始猶與金人爭旦夕之命，既而偷安於半壁，忘北

狩之恥辱。有志之士，皆悲憤塡胸，相率以厭世，佛教的空氣頓然濃厚。加諸北宋諸文士與空門往來的風尚，猶未衰絕，所以詩僧由社會思潮下產生的亦不少。茲爲略考之於下：

可觀——字宜翁，號竹菴，華亭戚氏子。得法于車溪卿法師。淳熙（公元一一七四年——一一八九年）中示寂。

蓉塘詩話曰：

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入院之辰，正値重九，指座云云，魏公歎賞不已。

其九日入院作曰：

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
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善珍——字藏叟，泉州呂氏子。嘗住四明之育王山，臨安之徑山。死於公元

一二一七年。（嘉定十年）

有春寒詩曰：

林間燈夕過，塔影在天涯。
雪暖迷歸鶴，春寒悞早花。
艱難知世味，貧病厭年華。
故國風煙外，無人可問家。（瀛奎律髓）

居簡——字敬叟，潼川王氏子。（淨慈寺志稱龔氏，世業儒。）生於公元一一六四年（隆興二年）死於公元一二四六年。（淳祐六年）得年八十三。嘉熙中，敕住淨慈光孝等寺。有北磵詩集。按彼嘗於飛來峯北磵瘞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磵稱之。

張誠子序云：『讀其文，宗密未知伯仲。誦其詩，合參寥覺範爲一人，不能當也。』

葉水心題澥詩曰：

簡公詩話特能人，
六反掀騰不動身。
說與東家小兒女，
塗青染紫不禁春。

其盆荷詩曰：

萍黏古瓦水泓天，數葉出田貼小錢。
才大古來無用處，不須十丈藕如船。

葉水心稱為能人，余意簡公詩多詣，多錄。

仲皎——字如晦，居剡之明心寺。參究禪學，尤精篇章。所交皆文士，于寺立倚閣，又于星子峯前築白塔，結廬以居，曰閑閑菴。與汝陰王銍相酬答，有梅花賦及諸詩傳於世。

其山房篇曰：

無地卓錐生計叢，且空雙手到林間。
猥隨碧水瞻明月，堅訂白雲臨好山。
壘石安過依草舍，藤蘿低處落松關。
年來老去知何許，合向人間占斷閑。

志南——娛書堂詩話曰：

僧志南能詩，朱文公嘗跋其卷云，南詩清麗有餘，格力閒暇，無蔬筍氣，如霑衣云云，余深愛之。

考其絕句有曰：

古木陰中繫短篷，杖藜扶我過橋東。
霑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

本正——號月湖半嶺。山房隨筆曰：

僧本正賦吳門上元，徵問於郡守吳退菴。遂命住虎邱寺。

茲考其詩曰：

村翁看了上元歸，正是西樓月落時。
謗道官街好燈火，不知誰爾點膏脂。

永頤

永頤——字山老。仁和唐棲寺僧。有雲泉集。

有天竺秋日詩曰：

翠滴千竿濕砌苔，曲廊花木小叢開。
吳僧愛覓閒吟處，偷向花邊竹裏來。

永頤之詩，多出奇句。用字亦甚工巧，讀之有不平之旨趣。

元肇

元肇——字聖徒，號淮安，通州人。淳祐（一二四一——一二五一）中住雲隱寺，後圓寂於徑山。

山房隨筆曰：

穆陵在御，閱貴妃父良臣起香火功德院。欲於靈竺下伐松供屋材，淮海賦詩曰：

不爲栽松種茯苓，祇緣山色四時青。
老僧只恐移松去，留於青山作畫屏。（惜松）

按此與羅琳題松之故非相同；然詩不同。又有徑山天然闢萱詩曰：

幽澗瀉冷冷，千峯叠翠屏。
曉雲開混沌，遠水接滄溟。
松影搖禪榻，苔衣上淨瓶。
塵中夢不到，爭欲買丹青。

斯植

斯植——字建中，號芳庭。住南嶽寺，有采芝集。

有湖上晚望詩曰：

綠提楊柳暗漁舟，二月風光淡似秋。

幾度笙歌人散後，夕陽依舊滿紅樓。

此外還有兩位尼姑，亦皆能詩。一是丞相蘇頌的女兒，叫做無著。一是游靈鄉三益的孫女，叫做正覺。均見於宋詩紀事。詩從略。

第五章　元明時代

（公元一二七六年——一六四三年）

宋仁宗時候設禪寺於汴京，以懷璉爲寺主。於是產生了詩僧契嵩之流。神宗哲宗時代，對於佛教提倡亦甚爲力，加諸當日的搢紳學士，也都與僧徒交往，耽悅禪書，遂足以增助佛門的勢力，而詩僧產生因以增多。及南宋以後，國庫空虛，開生財之道，乃敕僧尼交納丁錢，或賣度牒以充軍費，佛教遂歸於不振。迨於元代，佛教大衰，於是西藏的一種佛教專以祈禱禁咒爲事，元代稱之曰喇嘛教者代與。然元本是蒙古的一種蠻族，馬蹄所過，廬舍爲墟。文物典章，一旦擁有中土，中土之士目覩國事不堪回首，頹然入於山林，自是理想中事。因之詩僧仍不絕於世。

及有明享國，太祖幼年曾作過和尚，即位後，遂大崇佛教，而加以保護；同時

又監督僧侶以謀其興隆。皇后馬氏死後，又選高僧使侍諸王。成祖時，加西藏僧哈立麻 Harima 尊號，使統領天下的佛教。又詔南北兩京各印刻大藏經。武宗亦好佛教，學經典，通曉梵語，自稱大慶法王。因各君主之崇尚，所以僧侶在當日也很有勢力。姚廣孝豈是一個半僧半俗的人呢？詩僧因之亦產生不少。

第一節　三隱之詩僧

蓬窗日錄曰：

元僧覺隱，笑隱訢公，天隱至公，皆以詩自鳴相頡頏，時號「三隱」，覺隱睡起云云。

茲就三隱之詩言之於下。

大訢——字笑隱。俗出南昌陳氏望族。卒於公元一三四四年。（至正四年）嘗謁晦機熙老爲師。文宗以金龍潛宮，爲大龍翔集慶寺，詔師爲開山祖。日召對奎章

闍，敎論法要。曾賜三品文階，嘉號『廣智全悟。』如趙文敏，鄧康莊，黃文獻，袁文清等推相崇挹。四坐道場，有四會語錄。又有蒲室集。虞文靖公贊曰：

如洞庭之野，衆樂並作，鏗鏘軒昂，蛟龍超躍，物怪屏走，況冥發興。至於名教節義，則感慨痛激，老於文學者不能過也。

其爲當代文學家虞集所推重如此。

堯山堂外紀曰：

訢住杭州中天竺，有學行。研窮敎典，旁貫百家。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西湖志引）

其重於當朝，此亦可參知。又七修類稿曰：

訢蓋著黑衣，文宗賜以黃衣，其徒從者衣黃，歐陽原功題僧墨菊詩云：

蕊蓊原是黑衣郎，當代深仁始賜黃。

今日黃衣翻潑墨，本來面目見馨香。

今考其詩二首錄下：

黃河風阻：

九域重尋禹蹟荒，喜聽懸水夜浪浪。
中原遙遙河流壯，元氣汪汪地脈長。
萬里風雲來附灑，五更星斗下光芒。
我行不有神靈助，風送天香自帝傍。

米元暉江山秋晚圖：

紅樹宜秋晚，澄江繒落陣。
扁舟如喚我，莫待白頭歸。

讀其詩光芒直射，麗而有骨，無怪乎為當代那樣的稱賞。

圓至——字牧潛，號天隱。高安人。至元（一二六三——一二九四）以來，遍歷荊襄吳越。（四庫總目提要）有牧潛集。他不惟善詩，且善古文。筆力蔚然，多

有可觀。四庫提要稱：「自六代以來，僧能詩者多，而能古文者，不三五人。圓至獨以文見，亦緇流中之卓然者」。此可見其文名之一斑。

洪喬祖牧潛集跋有云：

積篋觀之富，益靜定之光，二三千言，終日輒記，故其爲文贍奧。

明河書姚序後云：

讀之靑珠古瑁，層出疊見。光怪陸離，直令人應接不暇。千古絕唱。

南濠詩話曰：

元僧圓至，工於古文。而詩又清婉。其寒食云：

明晤花明掩竹房，輕寒脈脈透衣裳。

清明院落無燈火，獨遶迴廊禮夜香。

遶過西湖云：

水光山色四無人，淸曉誰看第一春。

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烟霧是遊塵。

選人云……再往湖南……其造語之妙，當不減於惠勤參寥輩也。

涂明甫湖集序也以爲詩多和平之音。

今再錄其詩一首於下：

芳塘雨霽綠初肥，折得青條帶露歸。

一樹殘花喧鬪雀，紅香滿徑撲人飛。

是詩富麗可讀。韻致亦佳。

本誠——字道原，號覺隱。嘉禾語溪人。始從游於胡石塘，後嗣法於淩虛谷。止吳下佳山水處。與天隱，笑隱踵武而興，鼎峙詞林，以「三隱」名於世。不詳其生卒。

六研齋筆記曰：

覺隱寫石，與姜蒲溪爲最妙。又作疎林平遠詒圩仙筆題。云爲時圩公作畫，覺

隱題印……

按灝埒公曰其：

日落東溪上，秋深景寂寥。

葉疎林影薄，水落岸痕高。

野燒明江嶼，漁舟入浦橋。

故人烟水隔，悵望首空搔。

其錢塘江曉渡曰：

雨後青山展黛眉，暖風無力去帆遲。

人家一簇臨江岸，綠樹輕烟映酒旗。

隱題詩之，以平直取勝。然亦用筆着實。

第二節　釋英與明本

實存——釋英字實存，錢塘人。唐詩人厲元的後裔。早喜爲詩，歷游閩海江淮燕汴間，一日登徑山聞鐘聲忽有所悟，遂去爲浮屠。蓋亦倚松老人饒德操之流雅。考其白雲集中有夜坐讀珣禪師潛山集詩，有「送相人如玉，何時叩竹房」句。文珦與賈似道同時，則釋英當亦宋末人。但其爲僧之在元或在宋，無明文可考。觀趙孟頫集題，亦爲厭棄世事，遁入空門，與逸民之有託而逃者其事不同。詩中多閒適之作，而罕睹興亡之感亦足以證。其才雖稍弱，未脫宋末江湖派習。而世情既淡，神思自清。固非如高九萬輩，口山水而心勢力者所可同日而語的。（四庫提要）

胡長孺白雲集序曰：

幼而力學，稍長喜爲詩，有能詩聲，爲一時名公所知賞。壯益刻苦，蓋貫休齊己……宜其詩遠世離俗，有高遠幽深瑰奇傑特之趣，去庸人萬萬。

趙孟若白雲集題辭曰：

詩禪從三昧出，不可思議。拈花微笑，夢草清吟，曷嘗有二哉。實存英上人，

夙悟於禪，而發於詩。白雲集無蔬筍氣，有泉石心，造詣虛冷淡之境，掃塵腐爲棄之談。唐人所謂中宵吟有雪，空屋語無燈。涉此地後有此詩即悟此禪。山中白雲宜持寄否？倘洗耳聽之。

又王元間牟氏白雲集前序曰：

其詩圓活而淸雅，讀之使人爽然。詩有家傳……

又林昉題辭曰：

詩有參禪亦有參，禪有悟詩亦有悟，實存英上人所作白雲集，脫然已入空趣，其參而悟者歟。

由上看各家之評語，皆以爲實存之詩曾得三昧，富於遠淡之旨趣，爲僧家詩篇之正宗。茲錄其二詩於下：

對山曲

靑山作賓翁作主，山翁持觴山獨舞。

山翁對山傾綠醑，青山對翁嘿無語。
山本無情翁無心，青山不飲翁自斟。
酒闌對山拄掌笑，山鶴一聲山月沈。

山中錄

半啓柴扉曉，東風昨夜狂。
樹頭花落盡，滿地白雲香。
六月山深處，松風冷襲衣。
遙知城市裏，撲面火塵飛。
山翁若愛山，山中結茅屋。
夜來風雪深，壓折庭前竹。

明本——號中峯，姓孫氏。錢塘人。高峯師的得意弟子。居天目山，誦金剛經。仁宗賜號：曰佛慈圓照廣慧普應國師。有廣錄三十卷。死後，虞集銘其塔，揭

傒斯序其語錄，趙孟頫書其淨土詩。皆爲一代文豪。

初松雪極敬禮於明本上人。馮海粟意殊不然。及示梅花詩六十首，明本談笑立和，復別成百詠及九言一首，馮氏由是歎服加禮焉。有梅花百詠一卷傳世。

茲錄詠梅花詩於下：

見非恍惚夢非神，雪後霜前分外眞。
疎影暗消三弄月，半聯淒斷獨吟人。
歲寒搖落孤根在，江驛荒凉往事塵。
碎嚼幽香淸可挹，王奴無復更臨春。

第三節　元代諸詩僧

在元代除三隱詩僧釋英明本之外，還有幾位詩僧也是很有名的，在這裏順便介紹出來。

清珙——字石屋，俗姓溫氏，常熟人。生於公元一二七二年，（宋咸淳八年）死於公元一三五二年，（元至正十二年）得年八十一。

幼時得及菴信師之傳，元統間，住嘉禾福源寺，後居吳興霞霧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妙達眞體。所作偈頌之類，綽有寒山子之風。有語錄幷山居集行世。

至正初年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之。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師澹如視之。臨死時候，徒問其後事，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逝去。

其山居詩曰：

吾家住在霅溪西，水滿天湖月滿溪。
未到盡驚山險峻，曾來方識路高低。
蝸涎素壁粘枯殼，虎過新蹄印雨泥。
閒閉柴門春晝永，青桐華發畫胡啼。

克清——字仲銘，鄱陽人。宋尚書左丞余襄公的九世孫。至正初年住嘉禾水西寺。有雪庭稿。其爲文自稱江左外史。與交遊者有楊廉夫，顧仲英，丁仲容等人。

其姑蘇城詩曰：

城上旌旗烟霧重，樹頭初日出雲紅。
一溪鴨散桃花雨，兩岸鶯啼楊柳風。
邊塞鼓鼙終日振，鄉關道路幾時通。
江南春色渾依舊，桑柘青青門巷空。

允恭——字行己，上虞人。從月溪良公遊，洞明台宗三觀，居靈隱寺。與趙文敏公來往唱和。

靈隱寺志曰：

行己與趙子昂同時，其思母詩云云，可謂有陳尊宿之思矣。

有客中得母寄布詩曰：

我母今年七十强，獨憐季子在他鄉。

寄來新裁機頭布，一寸絲麻一寸腸。

又昇母渡錢塘詩曰：

母在籃輿子在途，子行不上母頻呼。

斷橋流水斜陽外，猶見寒林返哺烏。

此可謂僧門而兼孝子了。

維則——字天如，姓譚氏。永新人。（聖水寺志作廬陵人）至正初年，倡中峯之道於吳郡師子林。若歐陽文玄，危太僕素，鄭明德祐等，皆參承咨決。有楞嚴會解，語錄別集。

按筆精曰：

元末姑蘇城中師子林天如禪師，俗姓譚氏，江西永新人，……又能詩，聊錄數首於後者，何也。

有登浮山天市壇詩曰：

白雲剪作瑤瓊雪，寒旭蒸開玉洞花。

山北山南看更好，炊烟朵朵是仙家。

又師子林即景曰：

斜梅勢壓石闌干，花似垂頭照影看。

白晝雲陰天欲雪，半池星斗逼人寒。

大圭——字恒白，姓寥氏，晉江人。常曰：『不讀東魯書，難解西來意。』著作有高麗清華的風格，翩翩可法。有集行於世。

有江晚詩曰：

長天鳥飛盡，兩岸蘆花發。

何處一舟來，清江上秋月。

又無題曰：

樹影半窗明月，虫聲一夜滿秋。

我意浩然千古，人間總是消愁。

法堅——雲門寺僧。與楊維禎顧瑛等嘗有唱和。

有春草池詩曰：

雪消春色滿江沱，芳草纖纖覆綠波。

最是爾陽池上客，狂歌無奈醉時何。

亭前修竹翠猗猗，烟暖沙頭杜若肥。

一夜雨餘春水漲，白鷗日日到柴扉。

善住——字雲屋，蘇州人。有谷響集傳世。

有東溪道中詩曰：

茶白茅黃溪水清，倚篷閒看浪鷗輕。

板橋橫處人家少，修竹參天落照明。

除以上詩僧之外，考南濠詩話曰：

長洲陳湖磧沙寺，元初有僧魁天紀者居之。魁與高安僧圓至友善。嘗注周伯弼所選唐三體詩。魁割其貲，刻寘寺中。方萬里特爲作序，由是三體詩盛傳人間，今吳人稱磧沙唐詩是也。魁說儒家言，尤工於詩。平生孤平絕俗，誓不出世住山，至有詩贈之曰：

拈筆詩成首首新，興來豪叫欲摩雲。
雖爾最是狂吟病，我恰才痊又到君。

又夷白齋詩話曰：

元釋溥光字元暉，俗姓李氏，特封昭文大學士榮祿大夫。賜號玄悟大師。有絕句云：

蟭螟殺敵蚊眉上，蠻觸交爭蝸角中。
何異諸天觀下界，一味塵裏鬪英雄。

豈苗鹿嚼解烏毒，艾葉雀銜奪燕巢。
鳥獸不曾看本草，諳知藥性是誰教。

詩亦奇拔，恨不多見。

第四節　明初三大詩僧

明初詩僧，多由元代轉來，亦多受明朝政府的優遇，爲當時士庶貴族所尊崇。最湊巧的是有三位大詩僧，同示寂於洪武二十四年。他們的名字是宗泐來復與守仁。現在分條論述於後。

宗泐——字季潭，臨海人，族姓周氏。生於公元一三一八年，（元延祐五年）死於公元一三九一年。（洪武二十四年）得壽七十四。師始生能坐，八歲從中天竺笑隱訢公詩僧學佛，二十受具從習，開山於龍翔。寓意詞章，尤精隸古。當時的虞文靖，黃文獻，張潞公皆推重爲方外交。詩文有全室外集十卷。

國雅品曰：

泐公博達古雅，實當代宏秀之宗。高皇帝嘗奇之，賜號。其詩如乘廐涉江，雲浪淩空，步步超脫塵埃。選中有不辭鬪死多，但恨生男少。心非檣上帆，隨風豈舒卷。青山白雲際，綠樹幽人廬。松槃風忽來，泉流雨初歇。高帆天際遙，獨雁雲邊沒。猿動夜方息，白雲亦孤返。都從陶韋集中來。

此可見上人之詩，是不缺瀟遠之風趣。明初吳中四傑的高啓，爲一代之詩宗的，他有一首和復見心衡季潭泐公詩，內中一句是：

「道園學士許詩名。」

可見上人在當日是有詩名的了。茲錄其兩首曲於下：

泛舟出清溪，溪迴抱山轉。
欲採芙蓉花，亭亭秋水遠。
心非檣上帆，隨風豈舒卷。

但得紅芳遍，何辭歲年晚。——江南曲。

春江沈沈春水滿，柳條拂水蒲芽短。

鴛鴦睡美不畏人，日色遲遲春沙暖。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族姓黃氏。生於公元一三一九年，（元延祐六年）死於公元一三九一年。（洪武二十四年）得壽七十三。盛有詩名，遊於燕都。親炙虞文集公，歐陽文公諸君子。與張翥公交情尤厚。元政不綱，遂航海止於鄞之雙林定水寺。洪武初年，召至京。上詔侍臣取其詩披覽，褒美弗置。賜金襴袈裟，後坐事死。詩文有蒲菴集，於洪武十二年其徒彙錄，釐為十卷。

歐陽文公嘗序其文曰：

自唐至宋，大覺璉公，明教嵩公，覺範洪公，以雄詞妙論大弘其道於江海之間，一時老師宿儒若我先文忠公，及韓琦蘇軾，莫不斂衽歎服。皇元開國，若天隱至公，晦機熙公，倡與斯文於東南，一洗咸淳之陋。趙孟頫袁桷諸先輩，委

必而納交焉。晦機之徒，笑隱訢公，尤爲雄傑。北文太史虞集嘗敘之矣，訢公旣寂，叢林莫不爲斯文之悵。翰林修撰張翥亦示豫章見心復公所爲爲文。以敏悟之資，超卓之才，禪學之暇，發爲文辭，抑揚頓挫，開合變化，藹乎若春雲之起於空也，皎乎若秋月之印於江也。遡而上之，卓然並驅於當時諸師無愧也。

蒲菴之文，爲歐公所推重如此。又宋濂復公文集序曰：

發爲辭歌，其清朗橫逸，絕無流俗塵士之思。寘諸古人篇章中，幾不可辨。

又張翥贈來復詩有：『僧資師貞洪覺範，詩成我亦孟參謀』之句，皆足以見當日人士之推重。國雅品復曰：

復公富於題咏，並多感慨，所乏幽靜，咏思爾若云：楓林不驚虎臥石，山雨忽來龍聽經。頗爲警拔。

有赤壁圖爲胡允中賦曰：

江空水落寒無波，倚天赤壁高嵯峨。
雪堂老仙從二客，携酒夜載扁舟過。
中流扣舷發棹歌，有酒不飲當如何。
鱸魚三尺鱠白雪，臨風細酌金叵羅。
酒酣耳熱歌再起，直迴空明三百里。
一聲孤鶴橫江來，明月在天天在水。
將月呼姮娥，仰天聽天語。
洞簫吹徹廣寒秋，却挾飛仙共高舉。
人生行樂須及時，昨日少壯今日衰。
功名自昔等吹黍，英雄徒爲費嗟悲。
漆吏獨何必，丹青託千載。
江雲山月想登臨，彷彿圖中見風采。

後來遊賞豈泛賢，文章不如元祐前。
萬金詞賦爛星斗，追逐騷雅光聯翩。
先生別去陵谷遷，漠漠宇宙迷荒烟。
臨臯鶴梦骨可仙，誰同此樂消閒年。

守仁——字一初，號梦觀，富陽人。生年不詳，死於公元一三九一年。（洪武二十四年）洪武十五年，徵授僧錄司右，講經甚見尊禮。三考升右善。及世母沒，奉旨奔喪，賜鈔殯葬。有梦觀集六卷，爲古春上人所編定。

南洲洽公贊梦觀法師遺像云：

右街三考左街陞，跨朗籠裴只一僧。
遍界光明藏不得，又分京闕百千燈。

又跋楊鐵厓送梦觀遊方序曰：

師少從鐵厓遊，奇才俊氣，師友契合，觀於序文可知。

國雅品曰：

仁公嘗供事高皇帝。其爲詩秀麗貞拔。如鷄鳴谷中風，木落溪上雨。又夜窗有聲都是雨，春山無處不啼鵑。風度鐘聲來北固，帆將燈影過揚州。虎石半銷金氣盡，翠崖中斷劍池開。溪雲初晴雲更白，湖霜未落草猶靑。可並淨土蓮花，是綽約含空之語。

有送友人歸上沙曰：

四月南風漲白沙，春江游子思無涯。
讀書未築棲東舍，送客先歸海上槎。
萬里黃塵悲戰馬，滿城紅雨亂飛花。
傷心不折潯陽柳，更待重來駕小車。

又蘆子渡曰：

百里晴沙江水長，蘆花風起碧天涼。

客舟曾泊西城下，滿地苔踏兩岸霜。

第五節　道衍與德祥

次於洪武的三大詩僧，便是永樂間示寂的道衍與德祥了。他們二位在當日很有聲望，屢被皇家的徵召，背與王公往來；而詩作亦爲當代後世所敬重，茲各論述於下。

道衍——字斯道，族姓姚氏。長洲之相城里人。幼名天僖。生於公元一三三五年，（元泰定二年）死於公元一四〇八年，（永樂六年）享壽八十四。

道衍本醫家子，顯不肯學醫。身體魁磊高岸，意度偉然，喜爲儒者，博貫該通之學。至正年間，始削髮出俗。背寓嵩山寺，袁珙見其相而異之曰：『公非常僧，劉秉忠之儔也。』洪武初，再以高僧徵。十五年，十王之國，太祖命各選一高僧侍王公，在燕府邸中，住持慶壽寺。及靖難兵起，妙識機先贊助秘密。太祖即大位，

召至京師欲官之，固辭。爲僧錄左善，世立東宮，特授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姚姓，賜名廣孝。輔太子，南京監修高皇帝實錄，上命蓄髮再三，終不肯。賜兩宮人，不近亦不辭，踰月乃召還。於永樂六年來朝北京逝世。追封榮國公，諡恭靖。在吳時爲高啓北郭十友之一。啓嘗敍其獨菴集，以爲險易並陳，淡濃迭顯，能兼採衆家，不事拘狹。死後，吳人總刻其詩文曰逃虛子集。

茲錄其初春晚坐南軒喜王山人過訪曰：

春陽勢未舒，林深春逾冷。
開軒偃久坐，獨對青松影。
石流洹閑雲，若非響泉綆。
驚客烏翻翻，照佛燈耿耿。
華軿辱遠過，雅談破幽靜。
臨風笑語溫，道念心已領。

諒惟高世士，元非翫光景。
遙道出林扉，新月懸西嶺。

又轉應詞二首：

新柳新柳，掩映溪頭渡口。長條未繫遊人，正是江南早春。春早春早，風雨獨行古道。
斜日斜日，門外馬蹄蹤跡。林梢鳥鵲飛遲，霞彩紅街遠山。山遠山遠，莫怪行人歸遠。

德祥——字麟洲，錢塘人。晉書，宗晉人，擅名一時。詩刻苦，高邁郊島，有詩曰桐嶼集。

考姚廣孝祥老草書歌曰：

祥師只今爲巨擘，上與顛素爭頡頏。……
還師勿置鐵門限，從他須索來千官。

由此可知爲當日之推重。

又吳氏武林梵剎志曰：

祥公與夢觀仁公同參，相與肆力於詩，公有題倪雲林周履道書畫云：

東海東吳兩故人，別來二十四番春。

又有爲王駙馬賦清眞軒詩，則知公生元季，至永樂中尚在也。有和御製賜赤脚僧詩。又句容道中詩云：

十年三度上京華。

則洪武中應召赴居也。

按田汝成西湖志云，故宋時爲僧，入元隱跡，當死於永樂末年。

南濠詩話曰：

國初詩僧，稱宗泐來復，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詠歸云：王貂名誰出，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

云：草生橋隨處，花落燕來初。亦佳。

其白髮吟曰：

白髮不早來，早來人莫哀。
黃金不早散，早散人莫歎。
黃金不散散者多，白髮不來愁奈何。
莫將黃金待白髮，白髮不生泉下客。

又烏棲樹曰：

城頭老烏夜夜啼，來我門前樹上棲。
作巢折我樹上枝，風枝未盡風淒淒。
一朝樹死烏飛去，不來顧我門前死。
門前樹死樹更多，烏兮烏兮奈爾何。

第六節　明初詩僧五位

在洪武永樂年間，除上述之詩僧外，還有一些詩僧，他們在當日具有相當的詩名，在後代注意的人不多，因之他們的生卒也無從考起。好在略歷還可以稽考。在這裏舉出五位來論述一下。

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象山人，族姓朱氏。母夢日墮懷中而生。襁褓中有神僧見之曰：此小兒係佛日，他日當振揚佛法，照曜濁世，因起字曰曇曜。九歲趙文敏公見而異之，爲鬻僧牒得度。得法於徑山元叟端和尙。帝師賜號曰：『佛日普照慧辯禪師。』洪武初，詔徵江南式德高僧建法會於蔣山，師居第一。再召說法，親承顧問，賜伊蒲，供於文樓。故所卜築自號西齋老人。學行高一世，宗說兼通，禪寂之外，專志淨業。作西齋淨土詩數百首。令人讀後恍然，如游珠網瓊林金沙玉沼間。惟此類詩不錄。茲錄其居庸關一首於下：

天畔浮雲表鬱，北遊奇險見居庸。
力排劍戟三千士，門掩山河百萬重。

渠答自今收戰馬，兜鈴無復置邊烽。

上都避暑頻來往，飛鳥猶能識袞龍。

妙聲——字九皐，吳縣景德寺僧。嘗居常熟的慧日寺。師事古庭學公，洞明止觀，博綜內外典。善詩文，主平江北禪寺。洪武三年，與西白金公同被召蒞天下僧敎，有東皐錄七卷。洪武十七年法孫德猷始刊。

有楊花詠詩曰：

飛飛辭古柳，冉冉媚晴空。

愛爾白於雪，況乎乘以風。

游絲相上下，蛺蝶或西東。

終然太輕薄，飄轉委泥中。

如蘭——字古春，富陽人。自號支離。少與夢觀仁公，俱遊於楊鐵厓之門。于忠肅公謂古春蘭法師搭詩序云：「古春法師，先君方外友也。予彌月時，師赴湯餅

之會，摩予頂曰：此兒他日致時宰相也。已而解組知學，先君數以師言警予。及登第拜官，恐負師之知言，茲以內艱家居，而師與先君不可復作矣。」考子氏有弔古春涵法師詩，有「摩頂昔憐我，銘心更憶詩」之句。可知如闇之詩亦負有相當的聲名。

有秋江送別曰：

江柳不堪折，江花照眼明。
天將孤雁遠，風送一帆輕。
紅樹宜秋色，黃蘆稱雨聲。
吳雲半千里，如在月中行。

清濬——字關江，天台人。嘗說法吳中，緇素傾向，聽講人，四座至無所容。後居天界寺，高皇帝召對稱旨，御製清濬說賜之。晚年住錫邑的東禪寺。有望雲集及語錄，宋濂爲之序。

有懷故人待一翁曰：

吳中夜半北風愁，自起開窗望天角。
東湖西湖作銀流，大星小星如雨落。
道不同兮不爲謀，寥寥天地誰同儔。
彼美人兮在何處，霜月冷浸青海頭。

庭俊——字用章，饒之樂平人。甫齠出家。至正末，主錢塘之淨慈。洪武元年，徙寓靈山卒。爲學善記覽，於前人出處言行，雖千百年若指掌，尤詳宋事。宿儒俱服其博洽。有泊川文集五卷。黃溍，杜本，李孝光，張翥，周伯琦等皆爲之序。

有有渡詩曰：

有渡方舟小，無家道路長。
大荒天渺渺，滄海日茫茫。
水母浮還沒，風窩出復藏。

不須丟雁叫，客意已淒涼。

此外還有一位詩僧**睿略**，四庫著錄松月集一卷。睿略字道樞，號闇菴，蘇州人。嘗以松月扁其軒，人呼為松月翁，因以名集。前有洪武俞貞序，後載姚廣孝塔銘。稱其詩格高趣遠，絕肖唐人製作，無一點塵俗氣。（四庫提要）又有一位詩僧**溥洽**，字南洲，山陰人，族姓陸氏，為南宋大詩人陸放翁的後裔。禪定之餘，肆力詞章，洪武二十二年，召為僧錄司右。永樂四年詔修天禧寺浮屠，車駕臨幸，命公慶讚，時有任覺義者忌其寵構詞間之，繫獄十餘年。仁宗即位，數被召問。乞居南京報恩寺養老。遣中官護送。宣德元年（公元一四二六年）示寂。年八十有二。刻其詩為雨軒集。

第七節　成化嘉靖間諸詩僧

在成化嘉靖的一百年間，詩僧繼續的產生了不少，我們要說的是下列的六位。

覺澄——號古溪，山後蔚羅人。族姓張氏。年十歲爲牧牛之童，十四從雲中天暉和尚出家。初坐禪大興隆寺。景泰三年（公元一四五二）胡濙命住南陽香嚴寺，後出遊。天順五年（公元一四六一）住金陵高座寺，遂於成化（公元一四六五—一四八六年）初示寂。有雨華集傳世。

胡濙序其雨華集曰：

公性天清明，心地圓融，續臨濟二十四世燈，爲楚山佛法正傳。其集將與蒲菴全室逃虛儷美於後世。師嘗自道其文曰：吾將藉此文以明佛知見，入佛之門有二：由文字而領曰教，離文字而悟曰禪。泥文字則失之滯，略文字則失之疏。去滯與疏，其必由教而禪乎。

上人本能詩，其徒寂花湛公亦能詩，刻其遺集。有寄沖徹堂詩曰：

平居江北與江南，矯首相望歲已三。
近視百花開爛熳，遙聞千樹吼毗嵐。

白雲繚繞迷青嶂，明月徘徊印碧潭。
一棹扁舟如會面，然燈消話薜蘿龕。

明秀——字雪江。弘正間詩僧，琦楚石的九世孫。與孫太白，鄭少谷，方棠陵，沈石田諸人善。族出海鹽王氏，祝髮天寧寺。晚習定於錢塘勝果山，又號石門子，老復歸化於海門。有雪江集三卷。

國雅品曰：

雪江集句，如朔風吹斷雁，斜日照荒荊。津亭然夜火，紅市膾鱸魚。世難還看劍，家貧不廢書。又海郭荷薜寒近摘，山樓知笛夜深吹。纖裁勘弄如空際風檣，迥出凡境。不被道林思致。

又說詩晬語曰：

僧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燈烟底馬經荒驛，瘦雨寒雞夢早朝。上句寫遠竄景色，人猶能之，下則文誠之忠愛俱見矣。又過鶴登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

，海浮天地自東迴。胸中不知吞几雲夢也。

有詩絕曰：

人坐秋樹下，月在秋樹上。

苦吟落葉空，瘦影自相向。

法聚——號玉芝，姓富氏，嘉興人。生於公元一四九二年，（弘治五年）死於公元一五六三年，（嘉靖四二年）享壽七十有二。年十四出家於海鹽資聖寺，好爲韵語。忽自詬曰：出家兒當爲生死，嗜此何益？遂誓志參學。後徙居武康天池，與王龍溪，心齋徐天池諸公，發明心地，會通儒釋之旨。示寂後，有玉芝內外集。羅近溪，陸平泉爲序。新安王寅選其詩二百首。

詩話類編曰：

淨慈寺有閣，凝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間，學生錢公溥題詩，倡腰橋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貼。嘉靖間僧法聚者海鹽人和云……於湖景爲最功。

此可見上人之能詩了。有過汪亭詩曰：

山當崖前孤亭立，竹樹週環翠萬層。

倒看夕陽深洞底，不知雲外有歸僧。

此詩可謂景趣並生。

雪梅——吳人，嘉靖中，遊於金陵。寓報恩寺與露柞菴十餘年。每見法師據高座講經便笑曰：亂說亂說。間出一語，辨駁聞者汗下。工詩文，自序其詩以寒山拾得自況。後往蘇州竹堂寺住。僧臘八十有餘，忽大言曰：某月某日，某時，老僧要示寂了。衆僧爲醵銀治龕，將餘羨悉付酒家。至期，僧俗雲集，雪梅作色曰：你們布施，不過三分五分銀子，要算功德，便來逼追老僧姓名，何丞！皆廢然散去。越數日，端坐龕中，命小行者呼曰：

老雪梅，老雪梅，今日不歸何日歸？

雪梅自應曰：

今日歸矣！

言畢身柱下垂而化。

有山居詩曰：

道人卓錫愛名山，四面巉岩指顧間。

風牖坐聞松子落，石床定起蘚痕斑。

鳴禽花塢春常在，隔水柴扉夜不關。

惟有白雲知此意，花前飛去又飛還。

普泰——字魯山，號野菴，秦人。嘗泝淮涉江讀書鍾山寺。復返京師，住西長安之興隆寺。題詩壁上云：鳥棲匠氏難求木，僧住樵夫不到山。楊君謙異而訪之，一見連日，夜語不去。沈石田爲寫楊君謙偕普泰雪夜談玄圖山水，爲石田圖中第一。有魯山詩集，君謙選。王濟之爲序。

有寄廣川準無則詩曰：

白雲紅樹對離情，秋意微茫畫不成。
吟就新詩書落葉，西風吹過德州城。

方澤——字雲望，後稱冬谿，號無悶。族姓任，嘉善人。入精嚴寺薙染，嗣法於濟法舟。戒學俱高，氣性穎拔，日誦萬餘言。詩偈文字，下筆無礙。一時名士，如唐荊川，張王屋，方棠陵，陸五台等皆相敬禮。有華嚴要略二卷，內外集八卷。

有溪莊即事詩曰：

寒逼西堂布被重，江頭楓葉想應紅。
天明自起看霜色，不在江頭在鏡中。

第八節　長干三詩僧

明代著金陵瑣事的周暉字吉甫，上元人。他是老而好學，博古洽聞。對於長干的三詩僧選了一部長干三僧詩，這三位詩人都是示寂於天啓年間。他們的名字是德

清洪恩與欽義。茲論述之於下：

德清——字澄印，全椒人，族姓蔡氏。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與雪浪恩公，並事無極法師。慈聖皇太后建祈儲場於五台，師與妙峯實主其事。天啓三年（公元一六二三年）死於廬山。

有山居詩曰

髮不如心白，形還似木枯。
衆緣閒處盡，一念看來孤。
天已容疎拙，禪應離有無。
餘生當落日，步步是歸途。

有舟行曰：

湘水通巴峽，孤帆入楚地。
片雲低雪樹，晴日照斜川。

處世常如寄，浮生莫問年。
縱道歸去路，亦似渡頭船。

洪恩——金陵黃氏子，年十二，出家長干寺，長於德清一歲。嘗言不讀萬卷書，不知佛法。博綜外典，旁及唐詩晉字。帷燈講被，日夜爲之不倦。丹黃紛披，几案爲之盡黑。萬曆中（公元一五七三——一六一九年）江南開士多博通詩翰者，即公與德清二人爲導師，江夏郭文毅公爲南祭酒，僧徒譖於郭公，僞爲公批抹郭公詩集，銜袖以示郭公，公大怒，逐公，僅以得免。

考淨慈志卷十曰：

公常衣白布袍，臥瓏公花同諸詞客唱和，競語吹然齊己復出。詩成倣於姜內司黃庭書之，迄今成塚，如永師累累矣。

有寄武氏個居御琊曰：

雨後微風不度池，柳條猶拂鏡中絲。

憑闌只與禽魚共，水底明月方自知。

又山房送邵次甫之焦山曰：

雪後迴仙棹，空堂別思盈。
一尊留夜色，片語進寒更。
茗熟松風細，梅香露氣清。
明朝江上月，去住總含情。

欽義——字湛懷，金壇王氏子。十歲出家於金陵大報恩寺。二十遠遊名山，參訪耆宿建黃曲社於堯山。久之，復歸長干。不食常住糧，新安汪仲嘉募金建一閣與居，遂不復出。禪寂之餘，游戲筆墨，作倪迂小景梅花，得逃禪老人筆意。又善鑒別古器物。賢士大夫，多喜與之游，因以牽勸入佛智。晚年爲波旬所毀，談笑斂逝。天啓末年（公元一六二七年）死。

有遊山雜詠詩曰：

淨掃松門坐綠苔，水邊遶石憩本臺。
忽被野鹿驅烟過，又見昏鴉領日回。
曲木歪支衰草住，矮籬半向夕陽開。
山林未乏忘形友，日與孤雲自往來。
黃曲峯高不易尋，倦遊小憩北山岑。
烟雲生滅人間夢，水石潺溪劫外音。
雙眼暫收窮子淚，一觀坐斷古椎心。
此中消息誰將得，潦倒於今許自吟。

第九節　晚明諸詩僧

天啓崇禎間，內憂外亂，如麻而起。一時的士風相與我爭得失，譏刺朝政。奔走相屬，連爲社黨。士大夫或怵於閹寺，或激於俗氣。猶如漢末的情形一般。斯文

凋敝、詩壇冷落。天下爲僧者雖應日益多，而詩僧却不多見，茲畧錄數位殿之於後：

虛潤——字等慈，吳興人。俗姓錢氏，名行道字叔達。少負文藻，苦吟好客。耿介重氣，與鄉曲抵牾，以詿誤下獄論死，繫久之始得放釋。遂削髮爲僧。每逢詞人勝流，評詩鬬韻，弈棋度曲，往往流連竟日。孟陽爲詩悼之曰：「影堂月落泉嗚咽，無復疎簾看弈棋。」其風致當可以想見。

有賦得新月柳曰：

初月生明夜，嬋娟映柳時。
幽暉凝舊葉，淡影弄風枝。
寫黛將開鏡，停梭未理絲。
敲斷銀指甲，風曳翠腰肢。
顧兎眠遙苑，棲烏舞乍欹。

一痕青眼綴，萬縷柔心知。
泓溜俱盈手，纖纖互關眉。
攀條悲往事，流彩誤佳期。
偏照深閨夢，長牽故國思。
關山正愁絕，覓向笛中吹。

法杲——字雪山，出家吳門的雲隱菴，參雪浪大師於無錫的華藏寺。有詩集八卷，爲廣澗所輯。王百穀極稱之，以爲以詩言之，當爲近代詩僧領袖。兩師蓋所遠不如的。

有山居雜詠曰：

木葉落還窮，天風吹不歇。
向夕啓柴扉，繩床散涼月。
紛紛霜薺衣，野人始明滅。

愛月立溪橋，溪聲寒決決。

踏月祇在山，看雲不過嶺。

起滅總云云，往來惟井井。

春老別花光，窗虛留松影。

世夢倘沈冥，自非鈴喚醒。

唵囕香公——吳詩人，即是字凝父的吳鼎芳。世居洞庭之武山，年未三十生四子。一夕夢大士告曰：偕諸佛子，傳佛慧命，因展兩手，光作，布滿空界，反照身心。邪然而寤，遂斷絕妻子緣，出家。崇禎九年（公元一六三六年）壽五十五示寂。著雲外集。

有西湖詩曰：

娟娟東風蝶試衣，綿綿芳草燕爭飛。

堤邊楊柳青絲騎，水上桃花白板扉。

三竺片雲雙樹隔，六陵殘雨一僧歸。

年年最好春陽月，紙那鐘聲送夕暉。

智舷——字葦如，號秋潭，秀水金明寺僧。嘉興梅溪人。晚構黃葉菴於西郊，自稱黃葉老人。修竹百竿，晨夕手自拂拭。客至，拾落葉煮茶，移時無寒暄語。吳越士大夫慕謁者接踵而至，其所心契者，惟隱者吳少君，殷方叔，陳仲醇等。其爲詩出語多烟霞冰雪，詩名滿東南。惜無專集行世。

有釣月磯詩曰：

石磯春晚白雲間，却倚東風一笑還。

流水自深花自落，何人垂釣月明間。

又懷高元雅曰：

樹飛黃葉豆開花，撫景殷思村路斜。

秋竹百竿俱似玉，清池白月想君家。

大遂——字梵印。小萍菴評之曰：遂公潛跡林樾，景企前修，或時託寄長吟，不覺詞意俱遠，可與齊己並駕也。

有過村家曰：

孤村臨晚水，小屋背秋城。
有徑無人過，陰虫白晝鳴。
穀敧曲菜曲，果搖樹枝橫。
樸樸風淳古，踧眉笑出迎。

照源——字道生，號樸如，海鹽人。小萍菴曰：源公乍執律韻，逖富篇章。茹蘗含苦，時發清響。

有送僧詩曰：

早得安心法，柴門豈浪開。
髮長難剪雪，衣故不容埃。

屈指僧中臘，尋思雲外來。

恐傷虫蟻樂，常誡坐莓苔。

除以上諸詩僧外，有如愚者，字蘊瑛，江夏人，居金陵碧峯寺。從憨洪學，當日名號周汝登，曹學佺，袁宗道兄弟皆與之遊。四庫著錄空華欽河等集。又有斯學者，字悅支，號瘦山。亦能詩，有幻華集。爲萬曆居隆姚士粦編。詩格自然秀拔。四庫著錄。又有能詞之詩僧如涵初，今釋，一靈等，詞皆不具載。

中國文學論著　本書著者其他譯箸之五

——這是譯述日本諸文士關於中國文學的論著約二十餘篇。都三十萬言。內有國人從未闡發之意見。包含青正木兒，鈴木虎雄，楠村重松平野彥次郎等六七人之作。

第六章　清代

（公元一六四四年——一九一一年）

佛教自明中世以後，大衰。清聖祖高宗二帝，雖盛獎崇儒學，而佛教則除保護喇嘛教外，曾未肯有所盡力。尤其在高宗之世，並不許建立新寺院，又禁民間獨子，及男子之年在十六以下，女子之年在四十以下者出家。故佛焰益復衰弱。寺院大的衣食尚可仰杖於向來之莊田，小的多賃貸空房，或以募化爲生。所以僧人之有學力者甚少，而詩僧之產出，似亦較前代爲減色些。

第一節　正聲

清初詩人，皆厭明代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而王士禎獨標神韻，籠蓋百家，其聲望足以奔走天下。彼神韻論的主張，可見於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一詩，而

錄王維獨多；蓋以風烟雲月爲作者的對象，此正爲僧詩的本色。在王士禛最佩服之詩僧，便是正嵒了。

正嵒——字豁堂，浙江仁和人。著有同凡草。原名繼恩，國變後爲僧。嘗云人幷金丁，立見消亡，不若遁形全眞，自遊方外。

杭州府志曰：

正嵒字豁堂，金陵郭氏子。所著詩文偈誦語錄二千卷。尤善書法，間畫山水，多做元人。趙風稱餘姚人。遺民集作餘杭人。

碧溪詩話曰：

豁堂詩爲漁洋所激賞，旣載數首於池北偶談，復錄數篇於感舊集。

考漁洋文略遊雲谷寺記曰：

上人貽豁堂詩，自蔣陵至清溪，遂書成卷，湯惠休帛道猷之流也。

又漁洋詩話曰：

徐䄵恩字世臣，武林名士。亂後爲浮屠，名正喦，字豁堂。爲詩淸麗，不落凡近一字。（舉其御敎場中月直時等絕句，稱爲無蔬筍氣者也。）

又池北偶談曰：

正喦豁師，賦詩淸麗。予嘗見其同凡集二卷愛之。舉其投淨慈宿湖公房，剡溪舟中望謝太傅東山舊隱……稱皆無香火氣，唐宏秀集中所少。

可見王漁洋對於詩僧之推崇了。有田家詩曰：

田家無他望，所望在平畦。

但恐終歲力，不得爲其私。

何哉造物者，亦得厚我施。

夜來微雨過，使我菜麥滋。

登邱一憑眺，秀色遠參差。

此時桃與李，豈是好容姿。

願予朴野性，獨與此相宜。
及時務耕作，那致貪天時。

此詩近於陶公性情，不在面貌。

又投淨慈宿郎公房曰：

御賜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
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

第二節　順治康雍間詩僧

同揆——字輪菴，江南吳縣人。輪菴文中翰啓美之子，文肅之猶子。明亡後逃於神所。為詩者乙倫曰：用盛衰興廢之感，寓名惜行，出入有焉。

有過五經嶺曰：

絕壑松杉合，蘇岩甘雨登。

雲中人種△，天際我攀騰。
路盤降服聽，巢危石欲崩。
寒路冷消屋，應有未歸僧。

成鷲——字跡刪，廣東番禺人。著有咸陟堂詩集。上人姓方氏，本名顓生，九谷的胞弟。明末舉人。中年削髮，旣爲僧，所著述皆古文詩雜文，無語錄偈頌等。年八十六示寂。

有秋鐘詩曰：

寂寞秋風干，霜鐘韻最幽。
數聲生殿角，一夜白人頭。
島上月當枕，蕭蕭風滿樓。
何記此時節，逗起景陽愁。

超遠——字心壁，雲南人。出家於江西之廬山。商邱宋公巡撫江西，與辭接唱

和。後移節江蘇，心壁復來吳中，又有唱和詩。時人以東坡得佛相比。

有鐵頸橋詩曰：

萬山雖劃斷，一水界東西。
地險復逢急，天低雲易迷。
半空橫鐵索，千尺跨虹霓。
我欲橋邊宿，江猿休夜啼。

宗渭——字唐池，江南泗上人。曾學詩於宋荔裳。語門弟子曰：詩貴有禪也，勿如禪語。泓秀集選唐人詩，謂詩中野狐禪也。觀其議論，即可以見其品格之一斑。

有重過海印菴詩曰：

三年重向虎谿遊，石路依然碧水流。
爲背斜陽微帶雨，寺門疏柳漸迎秋。

弟兄誼重難爲別，師友情深覓莫酬。
歎息此身閒未得，天涯明日又歸舟。

第三句鳥背一層，斜陽在鳥背一層，微帶雨又一層。七字中寫出三層，可謂善用筆的了。

又早起曰：

宿雨散涼色，竹林烟未醒。
流鶯三四語，啼破半山青。

元龍——字牧室。江南華亭人。族出興化李氏，祖父遷華堂，名家子。聖祖南巡，獻詩。命賦山色有無中，稱旨，賜紫衣。初成詩取捨，晚歲自悔。苦吟，存詩寥寥數首。

有乞食詩曰：

林間才定起，洗鉢出門行。

童子亦知善，設齋非爱名。

說經酬飯價，回施合凡情。

果腹便歸去，寒山萬木平。

元璟——字借山，浙江平湖人。以詩受聖祖知，居京師，久未放歸。雍正四年與沈德潛遇於天宮佛寺，名流咸在。時當炎月借山裸裎指德潛曰：此即長洲沈先生耶？既出詩稿，相質，爲點出敗闕幾處，輒心服。別時整衣送半里外。有完玉堂詩集十卷，四庫著錄。稱其詩以清雅爲宗，時有秀句。

惠天牧學士不輕許人，然對於借山，常稱不置口。王阮亭曰：其筆秀骨清，造境閒而遠，悟性空而靈，蓋有得於蒲團竹簟之上。沃以烟霞神韻，此眞禪河香象也。——晚晴簃詩匯引。

有馬家山詩曰：

山脚山腰盡白雲，晴香蒸處晝氤氳。

天公領略詩人意，不遣花開到十分。

花取半開，詩意亦取不盡。此作者有得之言。

岑　霽——字樾亭，江南長洲人。盤子道，著有柏堂詩。喜讀儒書，敦友生誼，善隱於禪者的人。其詩淸澈無塵，遊近名流，爭欲識其面。樾亭歿後，吳中無詩僧了。

有酒西山道中詩曰：

扶携節竹上空亭，夾路長松不斷靑。
千尺洞泉飛洞壑，百盤螺髻入高冥。
人行亂葉雲迷屐，雁下寒盧雲滿汀。
空谷誰能繼逍遙，移文應係草堂靈。

是詩思淸華逸。

德　亮——字雪林，江南長洲人。出家後，豪氣未除。能面斥人過，人以正理責

之，亦拜而受。詩不多作，出語好，人競傳誦。

有龍泉關詩曰：

絕域龍泉限，橫關鳥道開。

寒雲昏客路，虎氣伏山崖。

風土猶三晉，人烟自五台。

當年頻設險，因倍出群材。

昔人評此詩稱沉雄無蔬筍氣。

又有詩僧本晝字天岳，號寒泉子，居紹興平陽寺。有直木堂詩集七卷。其詩不涉禪語，絕無僧家蔬筍氣。

（四庫提要）

第二節 明中興野簋

明中——原名濟中，字大恒，又字契虛，號曉岩，浙江桐鄉人，施氏子。生於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死於公元一七六八年（乾隆三十三年）享壽五十八。有虛集傳世。

蒲褐山房詩話曰：大恒梵誦之餘，兼習詩畫，交厲樊榭，施竹田，周穆門諸君，故其詩澄澹幽复，翛然以遠，皎然以清，如孤鶴驚露，清猿嘯霜。杭太史堇浦詔以蒼松翠竹清泉白石爲供養，以經行宴坐打鐘掃地爲職業，以寒山拾得爲本師，以皎然清晝爲程式，信也。（湖海詩傳引）

香樹齋文集曰：

恒上人明中，七歲投楞嚴寺爲僧，梵誦之餘，兼習書畫，嗜爲詩，無蔬筍氣，主淨慈講席，適余告里居，曾過淨慈，遺一聯云：山空不厭僧常住，詩好何妨客屢過。

寄心盦詩話曰：

嘯岩主講淨慈聖因等寺。乾隆丁丑（公元一七五七年）南巡，賜紫衣，嘗與杭堇浦太史梁山舟侍講，暨符藥林金一齋諸名公相唱和，故其詩醇雅調和，靈一清江庶幾爲近，文暢秘演殆尚遜一籌。

又全浙詩話曰：

大恒性情泊如，舉止恬雅，固是佛門種子，生平善畫，淡墨山水，其木石蒼秀處，頗近小井老人。余不至西湖者二十餘年，大恒已圓寂數載，昨偶閱其遺詩五言特雋。如虎邱云：『悟知無味話，敢對石頭看。』送人歸山云：『不因眞個懶，那得許多閒。』和平橋云：『魚蝦爭小市，雞犬亂孤村。』雨中送春云：『落花成小刼，流水悟前因。』皆不愧詩僧妙品。

有同秋泉訪僧不值曰：

握手尋支遁，禪居與世違。
野蔬分竹逕，淺水夾柴扉。

山晚雲頻出，巢虛鶴未歸。
童言茶正熟，仰首笑牽衣。

有白雲山房看梅曰：

尋梅過浮城，素侶兩三俱。
花影近山瘦，雲蹤到樹無。
忽聽疎磬落，轉覺曉香疏。
小立東風下，幽禽笑撚鬚。

野蠶——合肥人，姓宋名啓辯。王欽霖云：按野蠶少與先祖琢齋公同學，小試多冠其曹，應舉數被放。又以嗜酒謾罵不容於鄉里。年三十餘，棄舉業，游名山，後窮而無歸，出家於大相國寺。其詩哀怨多商聲，爲畫類徐文長。乾隆丙子（公元一七五六年）應舉金陵猶及見之。丙戌客大梁時，已僧服。猶時從先祖飲，復畫梅見贈。後以乾隆三十五年（公元一七七〇年）卒，其詩今中州人多存有。

按呂星垣曰：

初野鶴以儒者見充裕上人爲詩友，繼出家寺中，爲上人弟子。上人律其下嚴，獨於野鶴故人脫落。野鶴亦無他奇，獨好飲酒，耽苦吟。既不治僧業，並忘寢履饘粥，或閉戶面壁，與語不答；或獨之野，痛哭嬉笑；或訪其所知，數日夜不返。而上人輒命其徒恤之。

又寄心盦詩話曰：

中州野鶴僧詩，多新句。如風雄有歸從石起，月明無託大江荒。吳市鹿游尋幾日，太湖魚炙荷三年。汪文借花刻其詩。

有旱發詩曰：

未足主人睡，客行遲閉門。
林鴉隨我起，霜葉逐車翻。
往昔悔窮路，飢寒輕故園。

直行三十里，負担有人言。

又西澗詩曰：

西澗資謌叫夕陰，烟嵐淺處好幽尋。

閉門不出非今日，堦面青苔一尺深。

第四節　乾隆朝詩僧一

實乘——字誦若，江蘇無錫縣人，主惠照寺。有蔗査集，阮文達序而刻之。

舉雅集曰：

誦若學詩於沈文慤公，故五言詩微澄澈，造詣王韋。

寄心盦詩話曰：

誦若五言，由王孟韋柳門徑，上探陶謝。故落筆超然，蔣心餘太史稱其抒寫物象，務極瀟遠幽妙，以標神韻。

此可知賀裳寫詩之風格了。有初夏山中即景曰：

芳草景已移，且試山中樂。
孤筇步幽崖，新林蕩寂寞。
清和景物佳，掩映朝嵐薄。
言棲已歲餘，相對儼如昨。
何從寄雅懷，於此一斟酌。
鳥逐嵐光散，花隨磬聲落。
爲言素心人，遐賞願有作。

又秋夜泊京口曰：

孤客秋江夜，江聲攪客愁。
水搖星月動，山鼓殿亭浮。
世事歸空色，天涯任去留。

侵晨霜露下，風葉滿汀洲。

祖道——字竹溪，江蘇長洲縣人。揚州秋雨菴僧。著有雕六堂選詩。

淮海英靈續集曰：

上人詩清靈婉約，與盧雅雨杭堇浦諸公游。

有送俞楚江居士之吳中詩曰：

片帆已買自難留，楚水吳山兩地愁。

莫爲梅花思鄧尉，故人多半在揚州。

陳遇——字威遇，號碎琴。廣東番禺縣人。流寓江南爲僧，所居菴無定處。著有碎琴詩草。

閩言集曰：

碎琴自言陳元孝後，爲僧不去其姓。七言如『詩取科名追李杜，山谷隱臥有巢由。夜月獨過枚叔里，秋風須弔孝王城。』皆琅然可誦。乾隆甲午（公元一七

七四年）與余相遇於金陵市上，相與飲酒賦詩，贈余朱子語錄，陸游南唐書，自後訪之遂不復見。

有同尤貢夫橋上晚隔年殘雪詩曰：

新年得新霽，好友叩柴荆。
共立斜陽下，遙看積雪明。
寒林歸鳥亂，隔寺晚鐘淸。
橋畔難分手，先愁別緖生。

湛汎

——字藥根，又曰藥庵。江蘇江都縣徐氏子，著有雙樹堂詩鈔一卷。其詩宗法王士禎。惟沿溯於士禎唐詩十選之中，故結體修潔，時有俊語。漁隱山房詩話曰：藥根捨身禁苑，而以孝聞道侍御靑裘，極重之。來往揚州江寧與諸名士倡和。書法亦工，學於秦學士劍泉，得其指授。

（湖海詩傳引）

淮海英靈集曰：

藥根，江都徐氏子，自少為僧。好交四方奇士，詩學三唐。其詠菊云：我有霜鬢今鶴髮，年年簪菊向伊誰。趙侍御青藜極稱之，以為參寥嗣響。集中若此甚多，尤歷來詩僧所未及也。

晚晴簃詩滙引詩話曰：

藥根詩學唐人，客游都門。謝金圃，秦澗泉，秦西岩，李文園，沈雲椒諸公尤器重之，當時有方外才人之目。

有江村訪呂涼州曰：

茅構臨江屋，尋君野興寬。
來風窗四面，幽鳥竹千竿。
山好如留客，人閒似去官。
殷勤憐稚子，茗椀助清懽。

又有逸雲者字念亭，一名正威。長洲人，住支硎中峯寺。有煙雲山房詩鈔，昔已火焚，今不能見。蒲褐山房詩話稱其詩幽閒澄迴，如染香人身有香氣者是也。（湖海詩傳）

第五節　乾隆朝詩僧二

復然——字夢因，號雪庵，浙江海寧人。主建隆寺。著有雪庵詩草。

杭郡詩輯曰：

雪庵與蒲之暇，教授一二僧雛，讀書臨帖佔畢，如學究褒問齋教稱其詩有澹若之色，點若之韻。

有夜宿朴樹灣詩曰：

夜闌天水共澄清，月落參橫正五更。

秋到枕邊眠未得，隣鷄聲裏聽潮生。

行吉——字遠村，姓曹氏，江蘇江都縣人。主平山堂。著有遠村詩鈔。

揚州畫舫錄曰：

遠村依髡莚上人，居棲靈寺。一時士大夫往來唱和，樂與之游。死葬於此。錢塘陳竹畦題其碣云：『詩僧遠村墓。』

有送王賀堂之海州詩曰：

別離時候熟黃梅，岑寂山樓永晝開。
莫謂海濱孤講席，須知草莽有奇才。
春殘風雨田橫島，日落波濤韓信台。
想見悲歌兼弔古，扁舟維處獨徘徊。

禪一——初名佳喜，字心舟，一字小頻。浙江桐鄉縣人，住杭州淨慈寺。著有法喜集。

定香亭筆談曰：

南屏萬峯山房僧小顛，嗜酒能詩。自其祖至小顛七代皆能詩。余爲題七代詩僧精舍匾。

張泉池曰：

余謂心舟有二病，詩狂酒狂，一人兼之。由是聯吟者日益廣，共飲者日益多。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目空一世，時有當途顯達，慕名來訪，心舟不解逢迎。但覺酒已酣，句益奇，其狂益甚。因自號西湖小顛。

寄心庵詩話曰：

小顛僧住西湖上，極嗜酒。嘗和陶飲酒詩其首章云：難顛既已禿，天地任所之。棲棲守此中，歷歲有多時。何其狂達乃爾。

有夜雨不寐詩曰：

秋晚空山冷閉門，濕雲時復起岩根。

大都詩思因禪悟，一半鐘聲帶雨昏。

短榻橫眠聊自適，孤燈枯坐欲誰論。
畢生消受蕭閒福，慚愧難酬出世恩。

圓能——字西林，號牧菴。江蘇興化縣人。主光孝寺，著有香雨詩鈔。

徐禮華云：

西林詩取材稍富，不名一體，筆墨間時露英氣。其七言律猶有空同歷下遺風。

有早秋泊舟江口詩曰：

風帆六幅下眞州，小泊沙汀得暫留。
萬里帳濤連岸闊，九華山色隔江收。
青燈旅館人愁夜，白露危檣客枕秋。
何處笛聲最淒切，一天涼月水邊樓。

炳一——號幻雲。主泰州光孝寺，著有幻雲詩鈔。

徐禮華曰：

幻雲詩多逸氣，意興瀟洒。特長於五言。其中佳者，往往不減王孟。後之君子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爲人。

姜桐軒曰：

炳師詩宗三唐，書畫在香光北苑之間。

有登莫愁湖梁氏亭曰：

烟水溶溶帶綠蘋，高亭虛傚傍湖濱。
沙鷗性靜能依客，岸草春深不見人。
鶯語似憐香夢冷，山容如笑黛眉顰。
久知色相成空幻，城角遙看月色明。

達眞

達眞——字雪齋，號竹塢。江蘇泰州人。著有雪齋詩草。

汪端先曰：

師詩神骨高秀。律亦整細。是潛心於學問，而能達其性情者。香山云：近來詩

客似君稀，殊可寶也。

潘奕傳曰：

雪齋詩境於中晚唐為近，而五律尤佳。

有焦山客贈友人詩曰：

霜鴻歷歷豈堪聞，笠屐重逢意倍殷。
一夕琴樽同是客，十年湖海各離群。
竹窗蒲榻疑翻雨，山氣當樓欲化雲。
若令此身終不起，蝸戶奚必歷徵君。

又有蓮澄者字如鑑，江寧人，住持揚州高旻寺。蒲褐山房詩話稱其參學之外，兼工吟詠，詩取法於放翁，夢樓極稱之。（湖海詩傳弔）

第六節　嘉慶咸豐間詩僧一

清恒——字巨超，號借菴。浙江海寧人。主焦山。著有借菴詩鈔。袁簡齋，王夢樓，趙雲崧，洪稚存，曾賓谷，伊墨卿，阮芸台皆及與之遊。稚存爲作詩序，推許甚至。

蒲褐山房詩話曰：巨超住松寥得照圓衣鉢之傳。劉石菴尚書贈以對聯：「萬疊江山工絕唱，三秋水月證參禪。」蓋道其實也。丁巳余往訪之，下榻山樓，三更呼，看長江隨月，五更後促觀滄海朝霞。胸次高曠如此。故其詩亦非凡僧等可比擬。（湖海詩傳引）

蘭言集曰：

借菴詩清新俊逸，秀雅絕倫。乾隆丙午（五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余留焦山數日，曾見其手持文選一編，吟誦不輟。故宜精詣如此。應推近日詩僧中之巨擘也。

李宗傳曰：

惜花才本超曠，又得江山之助，塵慮屏除，精先迸露。宜其詩之清逸拔俗也，且年逾六十登山，足健不異少壯人。蓋不獨其詩能工，其人宜如野鶴孤雲，飄然天際，倘所謂與造物遊者耶。

有不波亭待月詩曰：

江上涼風動，空亭徙倚時。
雲歸山寺早，月出海門遲。
洞壑秋先到，魚龍夜不知。
一聲何處笛，引起故園思。

悟霈——字清梵，號古巖。江蘇丹徒人。主雲門與資岩等寺。著有繫竹山房吟草。

清恒偶記曰：

余主焦山二十餘年，與萬壽寺僧古岩論詩最契。古岩才具敏捷，格調清超，佳

處直造中晚。趙偉堂大令，王柳村山人嘗推爲近日詩僧之冠。藥根，誦芬，寄宗諸人，或不逮也。後主講雲門，未幾遂歿。詩亦散佚。

瀾言集曰：

悟瑞詩，清妙絕俗，至性流露於筆墨間。故余留別詩有：「此地詩僧好，吾師與巨超。」之句。

有竹樓同王柳村作曰：

白雲萬古鎖山樓，濃綠陰陰夏更幽。
海氣逼人涼似水，不關風雨亦成秋。

定志

——號麽巢，主講金陵承恩寺。著有竹香樓稿。

瀾言集曰：

麽巢詩才天授，身雖釋氏，而撫時譏事，往往有悲憫之意見於言表。故所作如古樂府古謠諺，無一語寄人籬下。

寄心盦詩話曰：

上人與朱燕雲羽士交。金陵諺曰：文房之妙，一僧一道。昔張旭草書，生氣遊出。古詩有樂府遺意，釋子中尤不可多得。吾師止菴先生，嘗贈上人詩，與交最深。

有田有青苗行詩曰：

六月青苗枯，七月高天雲彩無。
八月日氣猶灼膚，九月開倉官索租。
藷萁菽豆青者稀，好雨雖好胡爲乎。
不如死人死復蘇，尫羸猶可朝暮圖。
又如老夫老婦餘藐孤，後來有望將何如。
吁嗟乎，後來有望將何如？

與朋

——字月參，江西宜黃縣人。石砦義泉寺僧，著有月參詩存。

陸模遜曰：

僧月參善吟詩。其思致奇詭，如高峯突兀，雲霞變幻。其取境精邃如岩壑窈窕，洞天清虛。其音韻出塵，如泉聲冷冷，下雲根而鳴松際也。殆石岩之秀所鍾乎。

奇心齋詩話曰：

僧詩超脫者，所見寥寥；而能託意者尤屬罕見。如宜賓僧月參，江上書懷云：「野外蒼烟外，西風奈爾何。臨流懷楚客，望月憶湘波。蘭澤留芳草，松枝掛碧蘿。獨憐人不見，江上有微波。」此僧豈尋常僧所能道耶？

有發溪道中詩曰：

百里烟霞迴，溪流接大荒。
興從雲外發，春到眼前忙。
曠野看人小，中峯問道長。

倦遊厭息駕，何處是吾鄉。

第七節　嘉慶咸豐間詩僧二

性恬——字悟開，一字碧溪。江蘇江都縣人。著有脩桐閣詩集。

梅植之曰：

上人詩清適和粹，雅近中唐人。雖取境目前，而運思設詞，洽詩人藹然之正聲。良以性情恬淡，亦其契於禪者深也。

有瓜州道中詩曰：

一帶青山影，明明逐水流。
片雲前浦雨，殘月五更秋。
此地頻年別，無聊續舊遊。
自嗟何所事，江上媿閒鷗。

嘯顛——姓秦氏，江蘇鹽城縣人。居廬州治交山中。著有古樹軒詩鈔。

徐子陵曰：

肥上僧之能詩者，舊有野蠶……後脫俗氣。嘯顛簡素，不屑屑於排偶聲律，時雜出於因果輪迴之說。今集中所存，閻羅謠，海上有一士諸篇仍其志也。

潘僧瑋序曰：

僧詩孤峭幽迴，余讀之想見其爲人。

寄心盦詩話曰：

僧號顛集中有古怨詞，效古宛轉詞，皆有玉台新意。又有代王竹筠悼婦，所謂僧服而服行者非歟。所著只有古詩，澀處如空無人，石氣自青。於方外求之，尤爲罕覯。

有送僻嶼詩曰：

歧路滿荒草，秋林黃葉飛。

那堪多風雨，復送故人歸。
流水杳然去，落花心正悲。
執手少時立，雲樹遙依依。

相益——字純謙，一字涉川。廣東端州人，姓鄧氏。主海幢寺。著有片雲行草行於世。

黃培芳曰：

名篇絡繹，佳句爲鄰。位置禪天，當是齊己一流。

嶺南瑣記曰：

涉公主海幢法席，旣退院，益留心於篇什，粥魚茶板之外。葉盈緗卷，與詩箋並陳。往多詩僧自阿字以迄澄波。主斯席者，類能嘯詠煙霞，自抒孱藻。

寄心盦詩話曰：

方外詩多蕭然出塵之致。余所識惜花盦巢雨上人，其詩清奇磊落，不類方外。

近人又得海鹽涉公片雲行草更多高格，如徐生聊抱朴，好景亦耽吟。遙輿吟黃葉，閒情寄白鷗。皆唐人風調，又如入山提足尋幽徑，上峽安心任急流，爲禪中禪悟。

有九日偕友登老人峯詩曰：

老人峯上茱萸會，詞客高登南極邊。
乘興不就花下酒，同遊仍掛杖頭錢。
九秋風雨霾山谷，萬古烟雲鎖洞天。
此日何妨開笑口，盈照又作地行仙。

悟霈——字擷菜，江蘇宜興縣人，住龍池。著有江瀆，秦中，遊雲等集。

寄心盦詩話曰：

擷菜工詩，與世之詩僧所作不同。昔從周伎伯恬爲關中之遊，得其所指授。故音節高亮，風格開拓，是以才人而隱於僧者。余贈以楹聯云：詩筆悟楞嚴，好

敎文字爲禪，異日匡廬君共隱。交情通尺素，如與豁山有約，經年陽羨我重來。余時再寫宜興也。

有助西黃龍嶺詩曰：

犖峭接天碧，黃龍天外蹤。
宿雲低附壁，亂石倒懸根。
空路回飛鳥，危蹤掛嘯猿。
助西奇險處，舉眼一驚魂。

相潤

相潤——字琇琳，一字竹蓀。廣東海幢寺阿字和尙七世孫。著有竹蓀吟卷。嶺海詩鈔曰：竹蓀詩得乾坤淸氣。登宗石謠石谿，博大渾成。別開蹊徑。嘗以學易遊黃殿校香石門。香石題其登曰：睿濕萬古，雲飛六合。盤結胸中，發此奇態。此可想其風概。

有渡白鵝潭步黃蓉石韻曰：

澒洞一萬里，海國勢偏長。
日落天無色，晚來山更蒼。
百蠻餘壯氣，九月下嚴霜。
擊柝乘風去，長歌自笑狂。

第八節　晚清諸詩僧

了禪——字月輝，盱眙人，本姓雷，主定慧寺，有留雲閣詩鈔。晚晴簃詩滙引詩話曰：

咸豐三年，寇陷鎮江，金山，北固相繼被火。月輝約諸僧誓以死守。聞官軍至圌山，因遣人往導水師，得乘風疾駛，駐山扼守，殿宇寮房，皆獲保全。

由此可知了禪性格之一斑了。他的詩頗有清俊之風。如贈九華山几谷上人曰：

上人高臥處，不與衆山齊。
庭樹噪歸鳥，岩花獻野麋。
泉從簷際落，月到榻前低。
妙悟誰那識，奇雲自有梯。

又須寄九華山九峪上人曰：

九子山頭月，雙峯頂上雲。
清芬同一派，孤潔兩無分。
遊筆超流俗，詩才迥不羣。
我來憑下拜，古佛最能文。

大須——字芥航，鹽城人，焦山僧。晚晴簃詩匯引詩話曰：

芥航伍佑場儒家子，以父病祖母命其捨身，年十二，祝髮登焦山，為了禪所賞識其師長流付以法，遂繼席焉。工詩，善畫蘭竹。

有瀟雪曰：

日夕北風緊，寒林噤暮鴉。
是誰談佛法，真箇墜天花。
呵筆難臨帖，敲牀且煮茶。
禪關堪早閉，應少客停車。

徹凡——字寄雲，有澹梅精舍詩存。晚晴簃詩匯引詩話曰：

寄雲，越中詩僧，與李越縵、周東浦、孫述士、王孟調諸人以詩唱和，故綽有風調。

有次韻東湖太史雨窗寄懷曰：

秋風起江村，秋烟滿庭戶。
幽人生遠愴，寂坐一窗雨。
掌中杯未斟，膝上琴先撫。

目送天際鴻，飛飛沒雲樹。

是詩雖似脫迹稽康手揮五絃，目送飛鴻；然亦極閒遠恬淡之旨了。

含徹——字雪堂。新繁人，龍藏寺僧。有綠天閣諸詩集。晚晴簃詩滙引詩話有曰：

雪堂風雅好事，縣中费氏度父子詩集，至光緒間始編次刻行，雪堂力也。

有綠閣訪林潞如適梅花初放有詩見贈次韻曰：

綠閣冬日我來頻，絳帳梅花報早春。
寒氣化爲香雪海，高風渾似玉堂人。
言歡有果煎茶椀，感舊無須漉酒巾。
寄與程門諸弟子，莫將熱客認嘉賓。

靈照——瑞縣人。本姓鄭名恉字菸泉。光緒戊子舉人，官和州州同。永嘉頭陀山妙智寺僧。晚晴簃詩滙引詩話曰：

燚泉辛亥後棄家爲僧，殆金道隱，方藥地一流人。而其詩雅不欲以遺民自居，倜乎遠矣。

答冒鶴汀(廣生)曰：

隨緣披剃證空王，頑殼猶能自主張。
我祇愛嘗蔬筍味，人偏疑爇薔薇香。
向生游嶽從憑弔，杜老夔時念拜揚。
隱顯皆關天位置，世間何事苦評量。

敬安——字寄禪，號八指頭陀，湘潭人。本姓黃，湘陰法華寺僧。後居京師法源寺，有八指頭陀詩集。晚晴簃詩匯引詩話曰：

寄禪幼就塾受書論未終竊出家，後嘗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諸人分韻賦詩，寄禪獨凝神趺坐。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之句，歸述於人，咸謂有神助。遂發憤學詩，用力甚苦，至忘寢食，然拙於作書，詩成輒倩人寫之。一日作詩寄李炳

亦有花下一壺酒句，書至壺字，忘其點畫，因畫一酒壺於其間。見者無不絕倒。晚年學齊梁人文體亦古雅有法，所謂文字般若者非耶。

有渤甯汪沁張佬作曰：

行行不覺遠，入谷已殘暉。
松翠近可掬，泉聲咽更聞。
水荇魚嚼月，山靜鳥眠雲。
寂寞雙林下。烟霞長屬君。

又雷池晚眺曰：

層巒忽已瞑，稚子語烟深。
欲問入山路。惟聞流水音。
閒雲不出岫，倦鳥自投林。
萬古雷池月，冷然鑒我心。

讀寄禪的詩，如處身於山谷間，烟雲繚繞，水石泠泠，不覺令人心清慮洗。字句間亦多錘鍊，所以有極清俊的風格。

第九節　一個殿後的詩僧曼殊

曼殊——近七八年來誰都知道一位曼殊大師，他的詩文爲愛好文學者所諳嗜。通說他叫蘇玄瑛，字子穀，號曼殊，廣東香山人。因爲他父親經商日本，娶日本婦而生曼殊，後隨父同到廣東來。柳亞子先生取潮音跋與斷鴻零雁記又作一次新傳，說蘇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 始名宗之助，日本人。王父忠郎父宗郎，不詳其姓，母河合氏。這種說法較爲可信，因爲零雁記是曼殊的自敍傳，和曹雪芹之與紅樓夢，迭狄更司 chailos Diekons 之與塊肉餘生記，法郡德 Alphouso Daudet 之與小物件是一樣的。縱然他不是中國人，他却已歸化了中國，這在中國歷上是常有的事。他於公元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生於日本江戶。五歲隨其假父蘇某到中國來。

因家庭不和遂祝髮於廣州雷峯寺，從慧龍長老為學。數年之後，精通梵漢英法諸國文字。後復遍遊各地，與革命諸先進來往，南京政府成立後，諸公皆乘時得位，獨曼殊不言官半。在上海亦嘗遊娼門，但迄未破其禪定。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沒於上海，享壽僅三十五。後葬於西湖，築塔焉。

「曼殊大師之塔」

曼殊的著作甚多，有燕子龕遺詩，焚劍記，絳紗記等四種小說。有文學因緣，漢英三昧集等翻譯文學，其他尚有甚集雜著若干種。至柳亞子先生編纂曼殊全集共五冊。（北新書局出版）

曼殊的性情特別，生平口不言錢，而揮手盡萬金。（見柳氏傳，）有一次到一估衣店購藍布袈裟一襲，不問價錢即付二十元回頭走去。

又嘗買湯包一籠，食其大半，腹漲難受，三日不能起牀。（馮氏大師軼事）

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為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

如故。（章氏遺書弁言）

性善啖，得錢即治食。錢盡則堅臥不起。嘗以所鑲金牙敲下，易糖食之。號曰糖僧。（胡氏曼殊文選序）

曼殊愛吃糖號曰『糖僧』，因之我們想到北宋還有一個詩僧仲殊愛吃蜜，人號曰『蜜殊』，他倆可稱爲名殊而嗜好相同呢。

他的一生行動言語像此類的很多很多，我們知道他是一個狂放的詩人，奇怪的詩人，率眞的詩人，他的生活背景本來也同擺倫Byron雪萊Shelly差不多。

他的朋友中以劉師培章炳麟爲最知己，此外現在的文人如劉半農黃晦聞，要人如葉楚傖邵元冲等都有長時期的來往。

於次要說曼殊的詩作。他創作的詩有兩種稿本。

（1）燕子龕遺詩——柳亞子印送。

（2）燕子龕殘稿——大東書局出版。

共有詩不過五六十首。詩雖不多，確多數是詩僧之作。本來他自己也自命爲詩僧，在有懷第二首有「何留微命作詩僧」之句。

王序燕子龕遺詩曰：

嗚呼，于是而燕子龕曼殊之詩可以徂百代矣！曼殊天才絕人，早歲悟禪悅，並邃歐羅巴文字。于書無不窺，襟懷洒落，不爲物役，洵古所云遺世獨立之佳人者。所爲詩清麗綿眇，其神則蒹葭湘渚，幽幽蘭露；其韻則天外雲璈，如往而復；極其神化之境，蓋如羚羊掛角而弗可迹也。

傅跋燕子龕遺詩曰：

曼殊天才清逸，又深習內典，出其餘事爲詩與畫。故自超曠絕俗非必若塵土下士，勞勞於楮墨間也。

原來曼殊的詩境清疏，詩格高潔，其胸懷洒脫非一般人所及。茲錄其詩兩首於

(1)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
輕風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吳門依湯生韻——

(2)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
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讀第一首可以想見輕風細雨之中的紅泥小寺，只有燕子將歸，雨笠煙簑，山僧何去？徒令人有悵惘之感罷了。讀第二首閉目凝想，彷彿眞有一個芒鞋破缽的孤僧，在櫻花上獨行的樣子。把他落葉哀蟬的身世也縮影了下來。

曼殊這一位詩僧，象上邊的篇幅是不足以盡介紹之責的。不過略備其名罷了。

他對於中國文壇影響最大的，我以為在他翻譯擺倫等人的詩與小說，據擺倫詩選自序說是譯於公歷一九〇六年，（光緒三二年）為翻譯詩歌的先聲，為介紹擺倫的第一人。一九〇三年業已翻譯了囂俄的慘世界，在中國翻譯界中應視為一個老前輩，

與林琴南有同等的重要。（林譯茶花女遺事在光緒二十年以前。）

中國僧人的末運，隨着革命的潮流已經來到，將來有沒有詩僧產出那是不敢必的。倘若我這部稿子結束了詩僧的歷史，而又以這偉大的曼殊作殿後，這倒是有興趣的一回事。

（全稿完）

著者書店書目

總店：北平宣外後河沿西頭路南二十四

支店：河南開封財政廳街八十三號

著者	書名	定價
楊廉	林肯傳	六角
鄒若谷	大學教育新論	六角
鄭若谷	大學教育的理想	六角
夏宇眾	孫淨集	二角
紀眉	英日美經濟侵略	三角
李宜琛	民法要論	八角
張則之	投考英文試題	一元五角
徐侍棨	兒童心理	六角
徐侍棨	青年心理	九角
雷道之	政治地理	一元二角
余爾閭	實用化學	二元四角
孫星垣 劉孟眞	化學實驗	一元二角
王鈞衡	自然地理	八角
魏春芝	生理衛生	四角五分
劉孟眞	初中化學	一元
張仲琳	西洋近世史	一元八角
劉秉哲	初中算術	一元
崔夢禹	英文拾級	一元八角
盧于道	神經解剖學	一元
彭甚桐	法國思想史	四元
嵇文甫	先秦思想述要	六角五分
徐旭生	西遊日記	五角五分
三元		
紀利杉	生物學筆記	六角
王華隆	熱河平津全圖	三角
王華隆	東三省鐵路問	四角
王怡柯	農村自衛研究	一元
王桔柯	鄉村教師救國論	一角
馮梯俊	華北農村生產	八角
李柳溪	農村調查經驗	二角五分
梁式堂	鑿泉淺說	一角
李子棠	鑿井淺說	三角
徐金源	川邊遊記	四角
汪震	伐木	三角
郝森煥	社會事業	四角
步起 吳藍璞	田徑運動	一元八角
劉汝霖	漢晉學術編年	一二冊各八角
趙質宸	鄉村教育	一元
高滔	歐洲文藝思潮史	一元五角
許心武	房屋合作運動	五角
祝枕江	醫師懺悔錄	九角
柳翼謀	河大講演集	五角
賀凱	中國文學史綱	一元五角
黎錫熙	比較文法	八角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出版

中國僧伽之詩生活

全一冊實價洋六角

著作者　新野張長弓

出版者　新野張長弓

發行者　著者書店

發行所　著者書店

總店：北平（宣外後河沿西頭路南廿號）

支店：河南開封財政廳街八十三號